迦 梨 陀 娑

沙 恭 达 罗

外 国 文 学 名 著 丛 书

迦 梨 陀 娑

沙 恭 达 罗

季 羡 林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沙 恭 达 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96,000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印张 4 3/8　插页 3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2 月北京第 2 版
1980 年 2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8,001—28,000
书号　10019・491　　定价　0.48 元

序　幕*

一个是造物主首先创造[①]，一个按照仪式接
　受祭品[②]，一个奉献祭品[③]，
一个经常弥漫太空耳朵能够感觉到[④]，两个
　把时间来划分[⑤]，
一个被称做一切种子的孕育者[⑥]，一个生物
　恃以呼吸[⑦]：
有这八种可以看得到的化身的至高无上的神
　灵，愿他保佑你们！

〔诵献诗终。

舞台监督　不必再罗嗦了。（注视着化妆室）小姐，化妆完了，就出来吧！

〔女演员出。

---

* 梵文原本序幕，以及以后的各幕，幕数和名称都写在后面。为便利读者起见，我把序幕及各幕幕数写在前面。

① 指的是水。

② 指的是火。

③ 指的是祭师。

④ 指的是以太。

⑤ 指的是日与月。

⑥ 指的是大地。

⑦ 指的是空气。

女演员　先生，我来了。请先生下命令吧，要做什么事情呢？

舞台监督　看官多半都是知书识理的。我们要在他们面前演出迦梨陀娑新著成的叫做《沙恭达罗》的剧本。所以演每一个角色的都要当心。

女演员　因为先生把角色分配得很适当，决不会出错。

舞台监督　（微笑）小姐，我对你说实话吧——

　　我决不会承认戏演得好，除非聚精会神的看官真正满意，

　　连那些精通本行的人们的心里也不大相信自己。

女演员　正是这样。现在请先生命令下一步怎样作吧！

舞台监督　小姐，除了唱一支歌来请看官欣赏一下之外，下一步还能做什么呢？

女演员　我唱一个歌唱季节的歌吧，歌唱哪一季好呢？

舞台监督　小姐，夏天才来到不久，正是行乐的好时候，当然要唱一个歌唱这个夏天的歌啦！因为现在正是——

　　愉快地沐浴在清泉里，微风带来了波吒罗的花香。

　　浓荫催睡，向晚宜人，现在正是这样的好时光。

女演员　（唱歌）

　　风骚的女郎把尸利沙的花朵编成了花环，

　　蜜蜂轻吻着美妙的花须，在上面飞舞盘旋。

舞台监督　小姐，唱得好！剧场四周，听众的心情完全为你的歌声所陶醉，他们一动也不动，就象画成的一幅画。那么我们

再作些什么使他们快活呢?

女演员 刚才先生已经命令过，要演出那一出叫做《沙恭达罗》的前所未闻的戏了。

舞台监督 我完全想起来了。一转眼的工夫，我就真忘了。因为——

你那迷人的歌声牢牢地吸住了我，
正象飞奔的鹿吸住了国王豆扇陀。

〔两人同下。

——序幕终

第 一 幕

〔国王和御者同上，国王乘着车子，手执弓箭，追赶着一只鹿。

御者 （看着国王和鹿）万岁呀！

我看到那只黑斑的鹿，又看到你弯弓欲射，
我就仿佛看到了追赶着一只鹿的湿婆。

国王 御者！我们给这只鹿带得很远了。它现在——

优美地弯起脖子，不时对着追在身后的车子看上一眼，
拼命把后半个身子向前缩，害怕射过来的飞箭，
累得张开了嘴，把嚼了一半的青草撒满了一地，
看呀！它跳得很高，简直不是在地上跑，而是要飞上天。

（吃了一惊）怎么！追着追着就看不见它了。

御者 万岁呀！我想，这地上坑坑洼洼的，我就勒紧了缰绳，所以车也就慢下来了。那只鹿已经跑远。现在路又平坦了，你不难追上它的。

国王 那么就放松缰绳吧！

御者 遵命！（作车行速状）万岁爷，你看呀！

缰绳一松，这些马就伸直了前腿，向前狂奔。
连它们自己扬起来的尘土都不能沾它们的身。
头上的拂尘[①]一动也不动，耳朵摇摆着贴下去。
与其说它们跑过，不如说它们飞过山林。

国王　（愉快）怎么！这些马已经追上那只鹿了。因为——
我眼睛里看着小的东西忽然大了起来。
分成两半的东西仿佛又重新合拢。
天生是弯的东西在我眼睛里变成直的。
远近没有一件东西停留住，哪怕只是一秒钟。

幕后　喂，喂，国王呀！净修林里的鹿是杀不得的，杀不得的。

御者　（边听边看）万岁爷！正当你的箭就要射中那只鹿的时候，两个苦行者来阻挡你了。

国王　（惶恐）那么就勒紧缰绳吧！

御者　遵命，万岁爷！（勒紧了缰绳。）

〔一个苦行者带了徒弟走上来。

苦行者　（举手问讯）喂，喂，国王！那是一只净修林里的鹿。
你的箭不应该射向鹿的柔弱的身躯，
这简直是无端放火把花丛来烧。
唉！鹿的生命是异常脆弱的，
你那如飞的利箭，它如何能受得了？
赶快把你准备好要射出去的箭放下！
你的武器要用来拯救苦难，不能把无辜的

① 在马的两耳之间竖上一个拂尘，表示这是御马。拂尘多半是犛牛尾做成的。

乱杀。

国王　（鞠躬）箭就放下！（放下箭。）

苦行者　（愉快）你真不愧是补卢的后裔，真不愧是国王中的明灯。愿你得一个儿子作转轮王统治两个世界！

国王　（鞠躬）接受婆罗门的话！

两个苦行者　国王！我们俩是出来拾柴火的。那边，在摩哩尼河边上，就是我们的老师干婆的净修林。沙恭达罗可以说是那里的保护神。假如不耽误你别的事情的话，就请到那里去受款待吧！此外——

看到苦行者的工作都能如法进行，毫无阻挡，
你会想到，你这只印着弓弦痕迹的手有多大
的保卫力量！

国王　你的大师在家里没有？

两个苦行者　现在他把接待宾客的事情都委托给他的女儿沙恭达罗，自己到须摩啼哩陀去给她拔除恶运去了。

国王　那么我倒愿意看到她。她看到我的虔诚，她会告诉大仙人的。

两个苦行者　这样我们就走了。

〔苦行者偕徒弟下。

国王　御者，赶一赶马走吧！看一看那神圣的净修林会使我们涤瑕荡秽。

御者　遵命，万岁爷！（作车行极速状。）

国王　（向四周看）即使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会知道，我们已经接近净修林了。

御者　怎样知道呢？

国王　你没看见吗？这里——

树底下是从鹦鹉穴中雏儿嘴里掉下来的野稻。
别的地方又可以看到磨因拘地种子的光滑石墩。
麋鹿在人身旁依依不舍，听到声音并不逃掉。
溪旁的小路上印着树皮衣上流下来的成行的水痕。

还有——

微风吹皱了的河水冲洗着树根。
幼芽在溶化奶油的烟雾中失掉了光彩。
在前面，在已经割掉达梨薄草芽的林子里，
毫不胆怯的小鹿悠然地来回徘徊。

御者 真是到了。

国王 （向里走了一点）御者！我们不应该惊扰净修林。你就把车子停在这里，我下车吧！

御者 缰绳勒住了。万岁爷下车吧！

国王 （下了车，打量了一下自己）御者！进净修林要穿朴素的衣服。装饰品和弓都要拿掉。（扔给御者）在我进去看净修林里的人们的时候，你要在马背上泼点水，让它们休息一下。

御者 是！（下。）

国王 （四下里走了走，看了看）这就是净修林的地方了，我且走进去。（走进时，作感到征兆状）啊！

净修林一片寂静，我的胳臂却跳起来，这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命运的大门到处都敞开着。

幕后　这儿来，亲爱的朋友！

国王　（倾听）啊！在树丛的右面似乎有人说话。好吧！我去看一下。（四下里走了走，看了看）啊，来的原来是净修的女郎，她们拿了跟她们身材相称的水壶来浇幼嫩的花树。她们真美丽啊！

假如这个在后宫里也难找到的佳丽在净修人
　中间竟然可以找着，
那么，野林中的花朵就以天生的丽质超过了
　花园里的花朵。

我且到树荫里去等候。（他仔细看着。）

〔沙恭达罗偕女友上，浇着花，正象刚才描写过的。

一女友　朋友沙恭达罗呀！我这样想：我们的父亲干婆对净修林里的树木比对你还更加爱护，你竟被指定用水把花木四周挖好的小沟灌满，你自己就柔弱得象新开的茉莉花。

沙恭达罗　朋友阿奴苏耶呀！这不仅仅是由于父亲的命令，我爱这些花木象爱我的姊妹一样。（作浇灌树木状。）

毕哩阎婆陀　朋友沙恭达罗呀！这些在夏天里开花的树木已经得到水了。现在我们也浇一下那些开过花的树木吧！大公无私的德行才值得尊敬呢。

沙恭达罗　朋友毕哩阎婆陀呀！你说得真动人！（又作浇花状。）

国王　（独白）难道这就是干婆的女儿沙恭达罗吗？（吃惊）啊哈！那位可尊敬的干婆简直是不知好歹，他竟让她穿树皮作成的衣服。

这女子真正是秀色天成，
竟使她来忍受这磨人的苦行。
这位仙人简直是用蓝荷花叶子

来割断舍弥树的枝茎。

好吧！我且藏到树后面来偷看一下。（藏起来。）

沙恭达罗　朋友阿奴苏耶呀！毕哩阎婆陀给我穿这件树皮衣，系得太紧了，我有点痛，请你给我松一松吧！（阿奴苏耶松衣服。）

毕哩阎婆陀　（笑）那么，你就要怪你自己的青春，它使你的胸部这样丰满。

国王　她说得很对。

用细密的纽扣系在肩上，
树皮衣遮住了她隆起的乳房。
她那青春的身躯不能显露自己的美丽，
象萎黄的叶子遮住了花朵一样。

即使这件树皮衣裳跟她的青春不相称，作为装饰品它终究还是美丽的。

虽然给世伐罗[①]缠绕住，莲花依然可爱。
月亮里的黑影虽然暗却能增加月亮的光彩。
这个妙人儿即使穿的是树皮衣裳仍然动人。
什么东西不能装饰娇美的身材？

沙恭达罗　（向前看）朋友们！那棵小芒果树的嫩枝给风吹着象小指头似地摆动，仿佛是在招呼我。我去向它致意。（这样作。）

毕哩阎婆陀　朋友沙恭达罗呀！那么你就在这里站一会吧！

沙恭达罗　为什么呢？

毕哩阎婆陀　你站在它跟前，它就仿佛有了葛藤作它的保

---

① 一种水草。

护者。

沙恭达罗　你真不愧叫做“毕哩阎婆陀”[①]。

国王　毕哩阎婆陀说得不错。因为她的

下唇象蓓蕾一样鲜艳，两臂象嫩枝一般柔软，
魅人的青春洋溢在四肢上，象花朵一般。

阿奴苏耶　朋友沙恭达罗呀！这一棵小茉莉花是被你称做“林中之光”的，它自愿作芒果树的老婆。

沙恭达罗　（走近看，愉快）朋友阿奴苏耶呀！草木都在成双成对地互相拥抱结婚，真可爱呀！这一棵小茉莉花用鲜花炫耀自己的青春，这一棵芒果树结满了果实，也能自得其乐。（站在那里看。）

毕哩阎婆陀　（笑着）阿奴苏耶呀！你知道沙恭达罗为什么那样聚精会神地看这一棵“林中之光”吗？

阿奴苏耶　我不知道。请告诉我吧！

毕哩阎婆陀　她正在想，这个“林中之光”跟一棵同它相配的树联结在一起，她也希望得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

沙恭达罗　你自己心里才这样想呢。（把水壶倒转过来。）

阿奴苏耶　朋友沙恭达罗呀！这里这一棵春藤正象你一样，也是我们父亲干婆亲手培植起来的。你却把它忘记了。

沙恭达罗　那么，我也要忘掉我自己。（走近那棵春藤，愉快地看）啊，怪极了，怪极了！毕哩阎婆陀！我告诉你一件好事。

毕哩阎婆陀　朋友，什么好事呀！

沙恭达罗　季节还没有到，这一棵春藤就从头到底都结满了花蓇葖。

① 意为“妙语者”。

二女友　（很快地跑过来）朋友！真是呢，真是呢。

沙恭达罗　真是呢。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呢？

毕哩阎婆陀　（很愉快地在看）为了酬谢你，我可以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情：你的婚期快到了。

沙恭达罗　（生气）那是你胡思乱想。

毕哩阎婆陀　我并不是开玩笑。我们的父亲干婆亲口对我说："这个征兆就表示你的好运快到了。"

阿奴苏耶　毕哩阎婆陀呀！所以沙恭达罗总是一心一意地去浇它。

沙恭达罗　因为这一棵春藤是我的姊妹，我怎能不浇它呢？（把水壶倒转过来浇水。）

国王　这个女孩子可能是一个跟父亲不同种姓的母亲生的。但是我也可能想错了。

她无疑地可以跟一个刹帝利结婚。[①]
我简直是为她颠倒了神魂。
如果对一件事情无法拿理性来决定，
善良人内心的愿望就是一个标准。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了解一下她的身世。

沙恭达罗　（惊惶失措）哎呀！一只蜜蜂离开小茉莉花要扑到我脸上来了。（作出为蜜蜂所苦状。）

国王　（满怀期望）

蜜蜂无论向哪里飞，
她的美丽的眼睛总在后面追。
她现在害怕，她皱起了眉头，

① 印度习惯不允许种姓间的通婚。国王疑心沙恭达罗属于婆罗门种姓。

她已经学会飞送秋波，虽然还不懂爱的滋味。

而且——（他似乎有了妒意）

你频频地碰她的战栗着的眼角，颤抖着的眼睛。

你飞到她耳边，仿佛向她低声暗诉衷情。

尽管她挥手，你却狂吸那一切快乐之源的樱唇。

我们为了追究她的身世而焦急，而你，蜜蜂呀！却如愿成功。

沙恭达罗 朋友们！这一只可恶的蜜蜂总来麻烦我，你俩快来救救我吧！

二女友 （笑）我们俩怎么能救你呢？请豆扇陀来吧！因为我们的净修林是由国王保护的。

国王 现在真是我露面的机会了。等一等，（说了一半，又隐藏起来）这样她们就会认出我是国王。好吧！我且装出一个客人的样子。

沙恭达罗 这个可恶的东西简直麻烦不休。我到别的地方去了。（走了一步，又停下，眼珠转了一下）哎呀！哎呀！它总是追我，怎么办哪？你俩快来救我一救吧！

国王 （迅速地走出来）啊！

现在是恶人的约束者补卢的后裔统治宇内。

谁敢对贞静的净修者的女儿们有无礼的行为？

〔大家都看国王，似乎有点惊惶失措。

阿奴苏耶 先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是我们的爱友沙恭达罗给一只蜜蜂吓了一下，害了怕。（她指着沙恭达

罗。）

国王　（走向沙恭达罗）你们的苦行顺利吗？（沙恭达罗惊恐，低下头，站在那里。）

阿奴苏耶　现在由于您这位高贵的客人的降临，顺利了。

毕哩阎婆陀　欢迎您，先生。朋友沙恭达罗呀！你去从草棚里把献礼同花拿来！这些水可以用来洗脚。

国王　小姐呀！你的亲切而真挚的话已经表示出你好客的诚意了。

阿奴苏耶　请先生先坐在这七叶树下的祭台上，休息一下，这里天然地荫凉。

国王　你们作法事也会疲倦的，请坐一会吧！

毕哩阎婆陀　（窃窃私语）朋友沙恭达罗呀！我们对客人应该和蔼可亲。过来，我们也坐下吧！（大家都坐下。）

沙恭达罗　（独白）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人以后，就对他怀着一种好感？这是净修林里的清规所不允许的。

国王　（看着大家）啊！小姐们同样年轻，又同样美丽，你们的友谊真可爱极了。

毕哩阎婆陀　（窃窃私语）朋友阿奴苏耶呀！这个人外表奥妙莫测，说话甜言蜜语，看上去英武有权势，他究竟是谁呢？

阿奴苏耶　朋友呀！我也正奇怪呢。我要问他一问。（大声）先生说话甜蜜，使我感到亲切，因此我也就敢说话了。先生是出自哪一家王族的仙人？来自什么地方？你离开了，那地方一定要惶恐不安了。象先生这样一个优雅的人为什么竟会不辞辛苦地到这样一个净修林里来呢？

沙恭达罗　（独白）啊！我的心呀！不要自寻苦恼了！你所想的，这个阿奴苏耶都会说出来的。

国王　（独白）我现在怎样暴露我的身分呢？我是否要作出伪装呢？（沉思）好吧！（大声）小姐呀！我是研究吠陀的学生，我被任命管理补卢后裔国王都城里的法事，我现在到这个法林里来看一看这个福德净修林。

阿奴苏耶　这样我们修行的人就有了保护者了。

〔沙恭达罗作脉脉含情状。

二女友　（看到两个人的表情，向沙恭达罗私语）朋友沙恭达罗呀！假如我们的父亲在这里，该多好呀。

沙恭达罗　那又怎么样？

二女友　——那他就会用尽一切方法来款待我们高贵的客人。

沙恭达罗　（故作生气状）滚开吧！你们说这话是有用意的。我不听你们的话。

国王　现在我也想问两位小姐一点关于你们的朋友的事情。

二女友　先生！您的垂询给我们增光。

国王　那位可尊敬的干婆是终身节欲修梵行的，为什么又说你们这一位女友是他的亲生女儿呢？

阿奴苏耶　请听我说！在叫做㤭尸迦的家族里有一个极有威权的王族的仙人——

国王　——可尊敬的㤭尸迦。

阿奴苏耶　——你要知道，他正是我朋友的父亲。因为她从小就被遗弃，父亲干婆抚养了她，因此他就成了她的父亲。

国王　"被遗弃"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好奇心。我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仔细听一听。

阿奴苏耶　先生请听！从前，当王族的仙人正在刻苦修行的时候，那一些害了怕的天神就派一个叫弥那迦的天女来破坏他的道行。

国王　天神们竟是这样害怕别人的道行啊！以后呢？

阿奴苏耶　以后，在明媚的春天里，看到她那醉人的相貌——（只说了半句，作含羞状。）

国王　以后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猜到了。她一定就是这个天女的女儿了。

阿奴苏耶　正是这样。

国王　这才对哩。

不然在凡人中哪能生出这样的美貌？
地面上散放不出这样眩目的光耀。

〔沙恭达罗羞答答地低了头，站在那里。

国王　（独白）好，我的幻想有施展的余地了。

毕哩阎婆陀　（微笑着看沙恭达罗）先生似乎还有话要问。

〔沙恭达罗用手指威胁她的朋友。

国王　小姐观察得完全正确。因为我还想听一听修行人的情况，所以还要问一点别的事情。

毕哩阎婆陀　那么就不必迟疑了。可以毫无拘束地问我们苦行者。

国王　那么我就问了——

苦行者的誓言断绝了爱的想头。
她是否只是在结婚以前来遵守？
她爱那些跟她有同样眼睛的母鹿，
也许她决心同它们终生为偶？

毕哩阎婆陀　先生！她这个人是要净修的。可是我们的师傅却有意把她嫁给一个年貌相当的女婿。

国王　（愉快地独白）

啊，心呀！抱起希望来吧！不必再迟疑！

你疑心是火，原来是块可以抚摩的宝玉。

沙恭达罗　（似乎在生气）阿奴苏耶！我要走了。

阿奴苏耶　为什么？

沙恭达罗　我要去告诉可尊敬的乔答弥，毕哩阎婆陀是怎样胡诌八扯。（站起来。）

阿奴苏耶　对一个修行的人来说，没有向一个高贵的客人致敬而随便丢下他走开，是不礼貌的。

〔沙恭达罗没有回答，要走开。

国王　（偷偷地说）她怎么要走呢？（站起来，似乎想捉住她，但是又把自己的愿望强压下去）啊！一个爱人心里的想法是和行动不一致的。因为我——

正想去追那个净修者的女儿，但是从礼法上
　说却又不敢。
虽然原地未动，但是我却似乎已经去过而且
　又已经回转。

毕哩阎婆陀　（走向沙恭达罗）生气的朋友呀，你不许走！

沙恭达罗　（走回来，皱起了眉头）为什么？

毕哩阎婆陀　你还欠我债，你要浇两次树。还清了债，你才能走哩。（把她强拉回来。）

国王　我想，这位小姐浇树已经浇累了。因而她的——双臂下

垂，前肘因为提水壶磨得发了红。
到现在还在那里喘，胸部跳得一上一下。
汗珠凝结在脸上，耳朵上的尸利沙花也无法
　摆动。
发纽掉了，她用一只手来整理蓬松的头发。

所以，我要替她还债。（拿出戒指来。两人接过来，念了念

上面刻的字，彼此对看。）

国王　不必再左思右想怀疑我的身分了。这只是国王的一件赠品。

毕哩阎婆陀　先生不能送掉这一只戒指的。先生这一说，就算她还清了债吧！

阿奴苏耶　朋友沙恭达罗呀！这一位慈悲为怀的先生或者国王已经为你争到了自由。你现在到哪里去呢？

沙恭达罗　（独白）假如我神志清明的话，我不应该躲开他吗？

毕哩阎婆陀　现在为什么不走了？

沙恭达罗　难道我现在也还听你指挥吗？什么时候高兴，我就什么时候走。

国王　（注视沙恭达罗，独白）她是不是象我对她一样，也对我发生了感情。不然就是我太想入非非了。为什么呢？

我说话的时候，她虽然不搀言接语，
我一说话，她却就倾耳细听。
即使她不跟我面对面站着，
她的眼光可也没向别的东西上转动。

幕后　喂！喂！净修的人们呀！请您准备着看守净修林里的牲畜吧！正在打猎的国王豆扇陀来到这附近了。

因为马蹄子扬起来的尘土象夕阳余晖中的一
　群飞蝗，
落到枝子上挂满了湿漉漉的树皮衣的净修林
　的树上。

国王　（独白）哎呀，糟糕！来寻找我的兵士们怎么竟大闹起苦行林来了？

仍然是幕后　喂！喂！净修的人们呀！一只惊了的象跑到你们

的老婆孩子这里来了——

用力去撞那当路的树身，一只大牙撞掉。

象一条绳子一样，它的脚上缠绕着藤条。

它是苦行的一个有形体的障碍[①]，驱散了鹿群。

御车惊起了一只大象闯进了法林。

〔大家听了以后，都惊惶失措地站起来。

国王　哎呀，糟糕！我是怎样对不起这些苦行的人们呀！好吧！我去一趟。

二女友　尊贵的客人呀！我们害怕那只象，我们惊惶不安。请允许我们回到茅棚里去吧！

阿奴苏耶　（向沙恭达罗）朋友沙恭达罗呀！尊敬的乔答弥恐怕要着急了。过来，让我们赶快一块儿走吧！

沙恭达罗　（作欲行又住状）哎呀，哎呀！我的腰麻了，难过极了。

国王　小姐们慢慢地走吧！我们会努力使净修林不受到灾害。

二女友　尊贵的客人呀！我们素昧平生。现在我们礼貌不周，非常抱歉，请你原谅。我们招待得很不好，我们有点踌躇，想请求先生给我们一个再见面的机会。

国王　不对，不是这样。能看到小姐们我就感到光荣了。

沙恭达罗　嫩拘舍草刺伤了我的脚。拘卢婆迦树的枝子挂住了我的树皮衣服。帮我一下，把我救出来吧！（看着国王，随二女友下。）

国王　（叹气）她们都走了。好吧！我也走吧。沙恭达罗的秋波这一转，我简直无意再回城去。我下令让我的随从们在离

---

① 对苦行来说，一般的障碍都是魔鬼造成的，因而是无形的。这只大象却是一个有形体的东西。

开净修林不远的地方驻扎下。我简直忘不了沙恭达罗。

我的身体走了，我那颗不安的心却跑回来。

正如逆风竖起来的旗竿上的丝旗在风中摇

摆。

〔所有的人全下。

——叫做“狩猎”的第一幕终

第　二　幕

〔丑角上。

丑　（叹气）咳！真倒霉，陪着这位爱猎成癖的国王真吃不消，真累死了。他总是嚷，“这是一只鹿。这是一只野猪。”就连在夏天的中午也还要在那些树荫很少的树林子里跑来跑去，喝山谷里的搀杂了许多树叶子因而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的涩辣刺舌的温水。说不定什么时候吃上一顿很热很热的肉。由于马和象的闹声，连在夜里都不能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一大清早，我就给那些到树林子里来捉鸟的奴隶的儿子们刺耳的闹声惊醒。就这样，我的霉还没有倒完，腮帮子上直痛。当我们被丢在后面的时候，万岁爷走到净修林里去追一只鹿。我真算倒运，他看到一个苦行者的女儿，名叫沙恭达罗。看到她以后，再也不谈回城的事情了。我想到这一件事，一夜没有阖眼。怎样办呢？我且在这里等我那位亲爱的伙伴，按照老习惯他已经梳装打扮完了。（来回地走，向远处看）那边来了我的亲爱的伙伴，手里拿着弓，心里念念不忘他的爱人，带了用树林子里的野花编成的花环。好吧！我且装出身体被碰因而跛脚的样子。我希望这样能得到休息。（倚着一只木杖站在那里。）

〔国王上，正象上面说的那样子。

国王　（独白）

就算是爱人不易得到，看到她的举动我心里
就有了着落。
即使爱情还没有如愿，我们两人间的相思却
也带给我们快乐。

（微笑）就这样，一个用自己的心情来猜度爱人的心理状况的求婚者受了愚弄。为什么？

虽然她的眼睛向别处看，里面却有无限情意。
因为臀部肥重，她走得很慢，似乎是卖弄风
情。
她的朋友告诉她说：“你不许走！”她却怒目相
向，
这一切无疑都是为了我，啊！爱情都看在眼
中。

丑　（仍然那样站在那里）喂，国王！我的双手伸不开了，我只能用嘴向你欢呼万岁。

国王　（看着他，微笑）你的身子怎样受的伤？

丑　你说，怎样受的伤？你自己戳伤了人家的眼睛，却问人家为什么流泪。

国王　我真不明白，请你说清楚。

丑　假如芦苇模仿拘补阇[①]的婀娜的风姿，是它自己的力量呢？还是水流的力量？

国王　在这里水流是动力。

丑　你就是我的动力。

国王　这话怎讲？

---

① 一种水草，学名是 Trapa Bispinosa。

丑　你放弃了国王的职务，离开了那样安全的地方，到这林子里来过野人的生活。这样，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是个婆罗门，每天追逐野兽，胳臂和腿的骨节都震坏了，我自己的身子我都作不了主了。因此请你加恩给我，让我休息一天。

国王　（独白）这家伙这样说。我也一样，一想起干婆的女儿，我一点打猎的心思都没有了。因为

我拉不开这张装好了弦上好了箭的弓来射那
　些鹿，
它们跟我的爱人住在一起，脉脉的柔情从眼
　睛里流露。

丑　（看着国王）万岁爷心里想到了些什么才这样说呢？我在旷野里高呼。

国王　（微笑）我心里还会有别的什么呢？一个朋友的话不能置之不理，我站在这里这样想。

丑　（愉快）那么愿你万寿无疆！（他想站起来走。）

国王　站住！听完我的话！

丑　遵命。

国王　休息好了以后，你还要给我办一件不困难的事情。

丑　难道是吃糖吗？

国王　我就要告诉你。

丑　我洗耳恭听。

国王　谁在这儿侍候？

看门的　（走进来）请主上发命令！

国王　梨伐多迦！去请将军来！

看门的　是！（走出去，又跟将军一块儿走回来）阁下请走！主上正站在那里听人讲话哩。请阁下轻轻地走向他去吧！

将军　（看着国王，独白）这打猎虽然看起来不好，为什么对我的主人它只有好处呢？因为主上——

不住地把弓弦摩来摩去伤生害命，
不顾浃背的汗流，忍受灼热的阳光，
身体虽然瘦削，但由于肌肉发达不易看出，
神采奕奕，他真象是一只撼动山岳的象王。

（走上前去）愿我主万岁万岁！主上！从林子里野兽走路的痕迹看来，里面一定还有许多野兽，那么为什么就停下不动了呢？

国王　跋陀罗西那呀！摩陀弊耶说打猎不好，我的猎兴已经索然了。

将军　（偷偷地）朋友摩陀弊耶！你要坚持你的意见啊！我且同意主上的想法。（大声）万岁爷，这个傻子胡诌八扯，主上难道信他那一套吗？万岁爷请看——

肚皮退了膘，瘦下来，身体轻捷，正好努力，
由于恐惧和饥饿，野兽改变了平常的脾气。
箭射到活动的靶子上，这是弓箭手的荣耀，
说打猎是恶习完全胡说，哪里去找这样的游
　戏？

丑　（生气）喂，滚开吧，你这个煽动者，滚开吧！我们主上刚恢复了正常的心情；你这个奴隶的儿子从一个树林子游荡到另一个树林子，早晚会给一只搜寻狼和鹿的老狗熊吃掉。

国王　跋陀罗西那呀！我现在离一个净修林不远，这样一想，我就不高兴听你的话了。现在且——

让水牛用角撞来撞去地向池水里挤。
让成群结队的鹿在树荫下咀嚼吃下去的东

西。

让那些野猪头在小池子里安静地糟践穆斯陀草。

让我这松了弦的弓也得到休息。

将军　一定遵照主上的意旨。

国王　那么就先把那些走在前面的弓箭手召唤回来吧！要禁止士兵骚扰净修林，他们要离得远一点。你看——

在净修林里宁静淡泊是第一，
里面却潜伏着一种能燃的热力。
取火的水晶摸上去固然很舒服，
别的热力一来它也就会燃起。

将军　遵命！

丑　喂，你这个挑唆人的家伙！滚吧，滚吧！

〔将军下。

国王　（看着他的随从）请诸位脱掉打猎的衣服吧！梨伐多迦！你也做你的事情吧！

梨伐多迦　遵照大王的命令。（下。）

丑　你已经肃清了这地方所有的蝇子。请你坐在那块上面树荫搭成一座天棚的石头上，好让我也舒舒服服地坐一下。

国王　你在前面带路。

丑　万岁爷走吧，走吧！（两个人走了几个圈又站住。）

国王　朋友摩陀弊耶！你白生了两只眼，你没有看到真正应该看的东西中间的精华。

丑　万岁爷不是在我眼前吗？

国王　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挺可爱；但是我说的却是那个净修林之花的沙恭达罗。

丑　（独白）好吧！我不能助长他的邪心。（高声）啊，她既然是净修人的女儿，她的主意是打不得的，那么看见她又有什么用处呢？

国王　傻子！

人们仰起头来，眼睛一眨也不眨，
看着如钩的新月，心里怎样想法？

豆扇陀决不会对一个不能碰的东西转念头。

丑　请你告诉我吧！

国王

仙人的孩子实际上是天女所生，被遗弃后仙人抚养了她，
象一朵脆弱的从枝干上掉下来而依托于向日葵的新茉莉花。

丑　（嘲弄）啊！正如一个厌恶了枣子的人想得到罗望子一般，万岁爷享受过了后宫的美女，现在又来打她的主意。

国王　朋友！你还没见过她，所以才说这样的话。

丑　真正可爱的东西就会使万岁爷吃惊。

国王　伙计！何必再多费话呢？

是否是一个伟大的心灵把美的品质反复考虑到，
再把一切美的形象都集中起来才把她来创造？
在我眼中她是所有美女中最美的魁首，
只要我想到造物主的全能和她的如花美貌。

丑　她真完完全全使那些美人相形见绌。

国王　我心里是这样想——

是一朵没人嗅过的鲜花，是一个没被指甲掐
过的嫩芽，
是一颗没有戴过的宝石，是没有被尝过香味
的鲜蜜，
是修福得到的结果，这个完美无缺的天生的
丽质，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有享受她的运
气。

丑　那么万岁爷要快快去抢，不然这个女修道士说不定会落到哪一个头上涂满油腻的因拘地的人手里。

国王　那小姐不能独立自主的，而她的父母又没有在跟前。

丑　她对你有过什么样的倾心的表示呢？

国王　伙计！净修的女孩天性是腼腆的。
我站在她面前，她把眼光缩回。
她为了其他原因用微笑来掩饰心怀。
爱情的发展受了礼法的束缚，
她既不让它表露，也不把它掩盖。

丑　难道才见一面就能让她坐到万岁爷的怀里来吗？

国王　当她跟着两个女友离开我的时候，她露骨地表示了对我的爱情。因为——
这个身材苗条的女郎走了还没有几步，
忽然就站住，说：“我的脚给拘舍叶子刺伤”，
她的脸转向后面，装着去扯树皮衣，
虽然她的树皮衣并没有挂在树枝上。

丑　她仿佛给了你一些甜头儿。我猜想，你因此就爱上这个净修林了。

国王　朋友！想一想，我们用什么借口再回到净修林去。

丑　那还要什么别的借口呢？万岁爷不是国王吗？

国王　这是什么意思？

丑　就说："净修者要把野稻的六分之一当作贡品缴给我！"

国王　傻子！净修者缴的是另外一种贡品，它比成堆的宝石还可贵，它是被欢迎的。你看

四个种姓缴给国王的贡品不能常住不坏，
林中隐士把不灭的苦行功果的六分之一缴来。

幕后　好啦！我们俩好歹达到目的了。

国王　（倾听）哎呀！这声音坚定而且温和。一定是净修者。

看门的　（上）我主万岁，万岁！两个年轻的仙人来到门口了。

国王　快请进来！

看门的　遵命！（下，又跟着两个年轻的仙人同上）从这里走，从这里走！

其中之一　（看着国王）啊哈！看到他的相貌，虽然有威可畏，但却觉得很亲切。但是，这个国王只比仙人低一级，这也就很自然了。为什么呢？

虽然他住在皇宫里，享受一切荣华富贵，
但他保护了百姓，也就天天积累起苦行的功果。
他能克制自己，神圣的称号仙人前加上国王。
时时到达天庭，为一双干闼婆所赞叹咏歌。

第二个　朋友！这就是因陀罗的朋友豆扇陀。

第一个　那是为什么呢？

第二个　因为嘛——

那并不奇怪，他的胳臂象城门的门闩一样长，

他一个人就统治全世界，周围有黑色的海洋。
天神们总是好斗成性，在跟恶魔的战斗中，
希望他的妙弓和因陀罗的霹雳帮助自己获得
　胜仗。

二仙人　（走上前去）我王万寿无疆！

国王　（从座上站起来）我向您俩致敬！

二仙人　祝您快乐幸福！（把果子呈上。）

国王　（鞠着躬去接）你们到这里来，有何见教？

二仙人　陛下来到这里，净修者都知道了，他们请求陛下——

国王　他们有什么吩咐呢？

二仙人　因为我们的大师不在家，许多罗刹就来扰乱阻碍我们的清修。请陛下带着御者去住几天来保护净修林。

国王　我接受您的邀请。

丑　（偷偷地说）人家抓住你的脖子，你还觉得愉快呢。

国王　梨伐多迦！告诉我的御者，带着弓箭把车赶过来！

丑　遵命。

二仙人

这样作正适合你的身分，你效法了你的祖先，
补卢后裔的祭祀就是让不幸的人们无畏平
　安。

国王　请两位先生先走。我随后就来。

二仙人　我王万岁！（同下。）

国王　你愿意去看沙恭达罗吗？

丑　最初我的愿望怎样也压不下去。现在呢，一听说有罗刹，我不想去了。

国王　不要怕！你不会总跟在我左右吗？

丑　那么我就保护你的车轮吧。

看门的　（上）车已经备好，等候万岁爷走向胜利。但是城里太后却派了迦罗拔迦来了。

国王　（肃然起敬）是太后派他来的吗？

看门的　是。

国王　那么就请他进来吧。

看门的　（走出去，又跟迦罗拔迦一同回来）迦罗拔迦呀！这就是万岁爷。轻轻地走上去吧！

迦罗拔迦　（轻轻地走上去，磕头）我王万岁万万岁！太后命令——

国王　命令什么呢？

迦罗拔迦　四天以后，叫做补怛罗宾陀钵逻那的节日就要到了。在那时候，我们一定要请万岁赏光回去。

国王　一方面是净修者的事情，一方面是可尊敬的母亲的命令，两方面都耽搁不得，究竟怎样办呢？

丑　（笑）象陀哩商古[①]一样，站在中间。

国王　我真是想不出主意来。

两件事情，两个地方，我的心分成了两半，
正象河里的水流给前面的石头从中间劈断。

（沉思）朋友！太后待你象儿子一般。你从这里回去，告诉

---

① 陀哩商古的故事见于史诗“罗摩衍那”，精校本 1.56—59。陀哩商古是一个正直虔诚的王子。他举行了一个祭典，想肉体飞升。他最初请求仙人婆尸释塔帮助他，遭到拒绝。又请求他的一百个儿子，被他们骂了一顿。最后毘奢蜜多罗来给他主持祭典。毘奢蜜多罗邀请群神参加，他们都拒绝不到。他生了气，就用自己的神力把陀哩商古送上天去。刚到，就给因陀罗和其他天神赶下来。落在半途，毘奢蜜多罗又把他托住。于是他就悬在天与地之间，变成了一个星座。

太后，说我专心一志地给净修者做事情，然后就尽一个儿子的责任。

丑　喂！你不要以为我真怕罗刹呀。

国王　（微笑）喂，大婆罗门呀！我怎能对你这样想呢？

丑　那么我要象一个王弟一般回去才行呢。

国王　不要再给净修林添麻烦了，所有的随从人员都跟你一道回去吧。

丑　（傲慢起来）嘻，嘻！我现在成了太子了。

国王　（独白）这家伙是靠不住的，说不定他会把我追求女人的事情告诉后宫。好吧！（抓住丑角的手大声说）朋友摩陀弊耶！为了尊敬仙人我才到净修林里去。我实在并不想追求什么净修者的女孩子。你看——

我们是什么样？那个跟小鹿一块长大情窦未
　开的女孩子又是什么情形？
朋友！不要把一句随便开玩笑说出来的话就
　当作真心实情。

丑　是的。

〔所有的人都下。

——叫做“故事的隐藏”的第二幕终

第　三　幕

〔一个祭师的徒弟拿了拘舍草，走上。

徒弟　（沉思，作吃惊状）啊哈！国王豆扇陀是伟大庄严的。他一到这里来，我们的法事就能够顺利进行了。

何必把箭上在弦上？只是利用远处的弦声，
他就能扫除障碍，正如利用弓的轰鸣。

为了铺祭坛，我且把这些拘舍草交给祭师们。（来回徘徊，观望，向着远处说）毕哩阎婆陀！这些乌尸罗草油和带着根的荷叶是拿给谁的？（倾听）你说什么？沙恭达罗受了热，身体很不舒服，是拿给她做药的？毕哩阎婆陀！用心照顾她，因为她是我们大师的命根子。我也要把祭祀过的圣水交给乔答弥。（下。）

——插曲——

〔国王上，患着相思病。

国王　（沉思，叹息）

我知道苦行的力量，我也知道那个女孩不得
　自由，
但是我的心却离不开她，正如水不能从低地
　倒流。

可尊敬的爱神啊！你射的是花朵的箭，哪里来的这样大的力量呢？（回忆）哎呀！想起来了——

直到现在湿婆的怒火还在你体中燃烧，
正如地中之火在大海底下燃烧一般。
不然，爱神呀！你除灰烬外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还能让我这样的人痛苦熬煎？[①]

而且，那一群爱人都为你和月亮所欺，你们似乎是可以信赖的。为什么？

你有花朵的箭，月亮有清冷的光，
在我这样的人看来两者都是谎。
月亮用它清冷的光辉散放着火焰，
你也把你的花朵的箭做得硬如金刚。[②]

但是

那个经常带给我烦恼的旗子上画着海怪的爱神我仍然会喜爱，
假如他借助于那个长长的眼睛为爱情所陶醉的女郎来把我虐待。[③]

尊神啊！我这样责备你，你不会加恩于我的。

无影无形的神灵啊！我用一百种愿望
不断地助你成长，但一切都成了妄想，
你开弓一直开到耳朵旁边，
用箭射我，难道这是应当？

---

① 爱神被烧的故事见于“罗摩衍那”，精校本 1.22.10－13。爱神原来是有形体的。有一次他到湿婆神那里，想劝湿婆爱自己的老婆。但是碰巧湿婆正在断欲苦行。他把爱神痛骂了一顿，从眼里射出火焰来，把他的身体烧成了灰。

② 印度神话里的爱神带着一张甘蔗作成的弓，弦是蜜蜂堆成的，有五只尖上带着花朵的箭，从人的五官射入心中。

③ 爱神曾战胜过一个海怪，后来就把他画在自己的旗子上。

那些顺利地完成了祭祀的净修者要我离开这里,我到哪里去散散闷呢?(叹息)除了看到我的爱人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向上看)沙恭达罗大概同她的女友一起在有藤蔓结成的篱笆的摩哩尼河边度过这个酷热的季节。好吧！我就到那里去。(徘徊，观望)我猜想,那个美女大概才不久还走过这幼树形成的荫路，因为

被她掐掉花朵的那些枝子上的伤痕还没有复
　原，
一段段的嫩枝上的液汁还没有流完。

(作抚摩状)啊哈！林子里这个地方微风吹来是多么清爽啊！

微风飘来阵阵荷香，飘来摩哩尼河波浪的水
　雾，
爱火在我体内燃烧，我伸开胳臂把微风抱住。

(向远处看)好哇！这座芦苇和蔓藤的亭子沙恭达罗总来过吧，因为

门口的白沙上面留下了新的足印，
足印的前半较浅，后半给她臀部的重量压深。

我且从树枝子里偷看一下。(作愉快状)啊哈！我的眼睛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幸福。我心里最爱的人斜倚在一块铺满了花朵的石头上，她的两个女友坐在她身旁。好吧！我且听一听她们谈些什么知心话。(他站在那里看。)

〔沙恭达罗偕二女友上。

二女友　(扇)朋友沙恭达罗！荷叶扇出来的风你觉得舒服吗?

沙恭达罗　(忧郁)亲爱的朋友何必扇我呢?(二人含愁互相看着。)

国王　沙恭达罗看起来身体很不舒服。（猜疑）这是由于受了热呢？还是她也感到我心里感到的痛苦呢?（沉思）但也可能我想错了。

胸上放着乌尸罗，一只荷花须做成的镯子已
　经松掉，
我爱人这恹恹的病容更增加了她的爱娇。
即使爱情和夏天两者所发出的热力完全相
　等，
夏天的热力却不能使少女们病里透俏。

毕哩阎婆陀　（独白）阿奴苏耶！从那天第一次看到国王仙人起，沙恭达罗的神情就郁郁寡欢。她的忧愁不会有别的原因。

阿奴苏耶　我也是这样猜疑。好吧！我要问一下。朋友！我想问你点什么。你身上热得真是很厉害吗?

国王　现在她非说不行了。

她的荷花须作成的手镯象月光一样皎洁，
上面沾染着许多黑斑表示出难耐的焦热。

沙恭达罗　（从座上起来）朋友！告诉我，你究竟想说什么?

阿奴苏耶　朋友沙恭达罗！我们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事。但是正如我从许多小说里面听到的情人们的情况一样，我怀疑你的情况就是那样。请告诉我们，你现在究竟为什么伤心？假如真是不了解病源，决不可能找到药。

国王　我也跟阿奴苏耶一样怀疑。

沙恭达罗　我痛苦透了。我不能够立刻说出来。

毕哩阎婆陀　朋友！她说得很对。你为什么隐藏自己的痛苦呢？你的身体一天天瘦下去，只有你的美丽还保留下来。

国王　毕哩阎婆陀说得不错。因为她的

玉容憔悴，胸围减却了丰满；

柳腰更加苗条，双肩下垂，肤色惨淡；

她为爱情所苦，看起来又可怜又可爱，

正象风中的摩陀毘花，风把它的叶子吹干。

沙恭达罗　（叹息）除了你们以外我还要把话说给谁听呢？可是我又怎么能够使你俩难过呢？

二友　朋友！正是为了这个我们才坚决要求。分担的痛苦容易忍受。

国王

跟她共患难共安乐的朋友这样追问，

这个女子一定会说出藏在心里的苦恼的原因。

她临去时虽然频频转身向我飞送秋波，

想听到她怎样回答，我却又非常担心。

沙恭达罗　自从我看到我们净修林的保护者那位国王仙人以后——（只说了一半，作羞答答状。）

二友　亲爱的朋友请说下去！

沙恭达罗　从那以后，我总是想到他，就搞成现在这样子。

二友　谢天谢地！你爱的人真跟你配得上。一条大河不向海里流，要向哪里流呢？

国王　（愉快）我想听的听到了。

爱情是使我发烧的原因，它也就成为我退烧的力量，

正如酷热的季节末期黑云密布的一天给生物带来凉爽。

沙恭达罗　那么假如你们不责备我的话，就请你们给我策划，让我取得国王仙人的同情。否则就请你们回忆我吧！

国王　这话没有可怀疑的余地了。

毕哩阎婆陀　（旁白）阿奴苏耶呀！她已深深陷入爱情的魔障，再也不能拖延时刻了。

阿奴苏耶　毕哩阎婆陀呀！想个什么办法才能满足我们朋友的愿望，又要快，又要不露痕迹。

毕哩阎婆陀　朋友！要尽力作到不露痕迹，至于快呢，却不困难。

阿奴苏耶　为什么呢？

毕哩阎婆陀　那位王仙[①]第一眼也就爱上了咱们这个人；这几天来，他看上去似乎因为失眠而消瘦了。

国王　我的确是这样子。因为——

内心的灼热使我的金镯子褪了颜色，
头枕在腕上，夜夜眼角里流出的泪把它染坏，
它不再紧紧地套在给弓弦磨出来的茧子上，
而是从腕上频频下落，我还要把它拉回来。

毕哩阎婆陀　（沉思）朋友阿奴苏耶！现在让她写一封情书，藏在花里，当作是剩下的敬神供品，我亲自交到国王手里。

阿奴苏耶　朋友！我喜欢这个很巧妙的办法。沙恭达罗有什么话说呢？

沙恭达罗　这建议我要考虑一下。

毕哩阎婆陀　那么你就想几首影射着你自己的简单的小诗吧！

沙恭达罗　我要想一下。但是我的心一想到会遭到拒绝就胆怯

① 参阅本书第二十七页“神圣的称号仙人前加上国王”。

地跳动起来了。

国王

胆怯的女孩子呀！你怕他拒绝的那个人
正站在这里，渴望着跟你成为眷属。
求婚者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命运的青睐，
既然为美人所爱，得到她还有什么难处?

而且——

圆腿女郎呀！你怀着不必要的恐惧，
你竟害怕你的爱情会被他无理推拒。
那个人正等候着得到你的爱情哩，
只要能得到你，他再不追求什么宝玉。

二女友　呵咦，你这个轻视自己的美德的人啊！谁会用一把大伞遮住驱除热气的秋月的光辉呢?

沙恭达罗　（微笑）我听你的命令。（沉思。）

国王　我正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爱人，因为——

她正在那里做诗，她的眉毛一边扬起，
腮上汗毛直竖，透露了她对我的情意。

沙恭达罗　朋友！我想好了一首诗，但是没有写的东西。

毕哩阎婆陀　为什么不用指甲把它刻在这一张象鹦鹉膝子一样平滑的荷叶上呢?

沙恭达罗　你俩听一听，是否能听得懂。

二女友　我们俩在注意听。

沙恭达罗　（朗诵）

你的心我猜不透，但是狠心的人呀！日里夜里
爱情在剧烈地燃烧着我的四肢，我心里只有

你。

国王　（忽然走出来）

爱情只使你发热，细腰的美人呀！但却在不停地燃烧着我，

白日使夜莲凋萎，但更厉害的却是使月亮的光彩褪落。

二女友　（看到他，愉快地站起来）欢迎爱情的果实这样快就成熟了。

〔沙恭达罗想站起来。

国王　美人啊！不必费这个劲了！

你的四肢紧压在花床上，荷花须镯子很快就给压瘪。

你正发着高烧，不必再遵守那些繁文缛节。

沙恭达罗　（害起羞来，独白）我的心呀！你现在竟然窘得没话可说了。

阿奴苏耶　请大王坐到这边石头上来吧！（沙恭达罗向旁边挪动了一点。）

国王　（坐下）毕哩阎婆陀！你朋友身上的热稍微退了一点没有？

毕哩阎婆陀　（微笑）她刚吃了草药，立刻就会平静下去的。大王呀！你们两个人相亲相爱已经很清楚了。我爱我的朋友，我不得不再说几句多余的话。

国王　好姑娘！要说的不能不说，假如想说而不说，将来要后悔的。

毕哩阎婆陀　那么就请陛下听吧！

国王　我仔细听。

毕哩阎婆陀　国王应该解除净修人的痛苦，这是你的责任。

国王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毕哩阎婆陀　那么，我们这个亲爱的朋友为了你的缘故给尊贵的爱神折磨成这个样子，你要加恩于她，拯救她的性命。

国王　好姑娘！这爱情是双方的，我是非常幸福的。

沙恭达罗　（微笑着，含情又娇嗔）朋友！不要再拖住国王仙人了，他离开后宫一定很焦急了。

国王

住在我心里的人呀！我的心里
决没有任何别的人，只有你。
假如你，秋波令人陶醉的女郎呵！不这样想，
那么爱神的箭已经射中了我，我还要杀死自己。

阿奴苏耶　大王！国王们听说都是有许多爱人的。你应该做到，不要使我们爱友的亲人为她伤心。

国王　好姑娘！何必多费话呢?

尽管我后宫佳丽很多，我家里只有两宝可守，
一个是四周环海的大地，一个是你们的朋友。

二友　我们满意了。（沙恭达罗流露出高兴的神情。）

毕哩阎婆陀　（旁白）阿奴苏耶呀！你看哪，你看我们的爱友象暑天的母孔雀一样，现在受了微风细雨的吹打，又慢慢恢复了活力。

沙恭达罗　朋友们！你们请国王原谅我们在背后随便说的那些没有礼貌的话吧！

二友　（微笑）谁说谁请求原谅，别人冒犯了什么呢?

沙恭达罗　大王一定会宽恕我们当面说的这些话的。背后我们

什么不说呢？

国王　（微笑）

我会宽恕这些不周到的地方，

假如你，大腿长得很漂亮的姑娘！

为了恢复我的疲劳，恩准我

坐在你的身体接触着的花床上。

毕哩阎婆陀　没有再比这个使她更高兴的了。

沙恭达罗　（似乎生气）住嘴，你这个坏丫头！我现在这样子你还给我开玩笑吗？

阿奴苏耶　（向外看）毕哩阎婆陀！那只可怜的小鹿左看右看地跑来了，母亲不见了，它准是找它的母亲。我且去帮它一下。

毕哩阎婆陀　朋友！它非常灵活，你一个人挡不住它。那么我也陪你去吧。（两个人要走。）

沙恭达罗　我不答应你们俩到别的地方去，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二友　（微笑）有世界之主陪着你，你还说是一个人？

〔二人同下。

沙恭达罗　我的两个亲爱的朋友怎么竟走了呢？

国王　（向四下里看了看）好姑娘，不必着急！难道那个崇拜你的人不是在这里代替你的朋友吗？请你说——

是不是要我扇起荷叶制成的扇子，

吹起凉风，来驱除你的疲劳？

或者是要我把你象荷花一般红色的双足，

圆腿的女郎呀！放在我的怀里抚摩拥抱？

沙恭达罗　在尊贵的人们面前我不能使我自己犯罪。（站起来要走。）

国王　（抓住她）好姑娘！天还没有晚。你的身子又是这样子——

离开花朵作成的床，你胸膛上遮着荷叶，
你身子虚弱不能劳累，怎能受得住暑热？（挡
住她。）

沙恭达罗　松手，松手！我自己做不了主，或者说，这两个朋友是管我的。我现在应该怎样作呢？

国王　唉！我不好意思了。

沙恭达罗　我不是说大王。我只怨自己的命。

国王　这样好的命怎么还能怨呢？

沙恭达罗　现在怎能不怨它呢，我自己不自由，它却让我看到别人许多优点来扰乱我的心？

国王　（独白）

即使非常渴望爱人来求婚，她们却做出拒绝
的样子。
即使希望得到结婚的幸福，她们偏又腼腆不
肯嫁人。
年轻的女子不因为求得一个机缘而为爱神所
苦，
虽然良时已到，她们却故意来折磨爱神。

〔沙恭达罗要走。

国王　为什么我不让自己快活一下呢？（跟上去，抓住她衣服的边。）

沙恭达罗　补卢的后裔！请你规矩一点！到处都有仙人在走动。

国王　好姑娘！不要再害怕你那些长辈了！可尊敬的干婆是深通法典的，他不会生气的。

听说仙人的女孩子是用乾闼婆[①]的方式结婚，

她们也无论如何总会得到父母的允准。

（向四下里看了看）怎么？我早应该走了。（离开沙恭达罗，又回头走了几步。）

沙恭达罗　（走了几步，又扭转身子走回来）补卢的后裔呀！这个人虽然没有满足你的愿望，你只跟她说了几句话，认识了她，但是可不能忘记她啊！

国王　好姑娘！

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

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

沙恭达罗　（走出去不远，独白）哎呀，哎呀！听了这些话以后，我的脚想走也走不动了。好吧！我且藏到拘卢婆迦花里面去，看他的热情究竟发泄到什么程度。（藏在那里。）

国王　亲爱的姑娘呀！你怎么就这样无动于衷地把沉醉于爱情中的我丢下走了呢？

你的样子生得很是温柔娇嫩，

竟会有一颗尸利沙树干一样硬的心？

沙恭达罗　听了这个以后，我简直没有力量走了。

国王　现在爱人也不在了，我做什么好呢？（向前面看）好了！我可以慢一点走了。

她的荷花须做成的镯子沾满了乌尸罗的花香，

象我心头的一条锁链，从她腕上滑下来躺在

① 男女相爱，既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而且也不举行任何仪式，就结成了夫妇。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在印度叫做乾闼婆式。见《摩奴法典》，三，二十一。

地上。（满怀敬意地拾起来。）

沙恭达罗　（看自己的手）哎呀！我真衰弱了，荷花须镯子脱落了，我竟没有觉到。

国王　（把荷花须镯子放到自己胸膛上）啊，一碰到它真舒服呀！

这一件美丽的饰品原来戴在你腕上。
现在它离开了你，我心爱的姑娘！
是它的力量，而不是你
使我在愁苦中把信心建起。

沙恭达罗　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了。好吧！我就借这个口转回去。（向前走。）

国王　（看到她，大喜）啊咦！我又得到我的爱人了。受了那许多磨难之后，我应该转好运了。

一只喉咙里干得象火烧似的鸟想找一口水喝，
一股清泉就从春云里流下来正向着它嘴里落。

沙恭达罗　（面对着国王，站在那里）陛下！走到半路上，忽然想起我的荷花须镯子从手上脱落掉了，我又走回来。我心里想，你一定把它拾起来了。请你还给我吧，不要让那些仙人们看到我和你。

国王　你答应我一件事，我才还给你。

沙恭达罗　什么事呢？

国王　我要亲手把它套在原来的地方。

沙恭达罗　（独白）那有什么办法呢？（走上前去。）

国王　让我们俩坐到这边这块石头上吧。（两个人走过来坐下。）

国王　（抓住沙恭达罗的手）啊，一碰到它真舒服呀！

或者它更象一枝嫩芽长在爱情的树上，
湿婆的怒火烧毁了树身，仙人的甘露又使它

滋长。

沙恭达罗　（作抚摩状）郎君请快点快点吧！

国王　（愉快地独白）我现在更一点也不怕了。这是对丈夫的称呼。（大声）好姑娘！这荷花须镯子的扣子不容易扣住。假如你同意，我就再想别的办法。

沙恭达罗　（微笑）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国王　（找到借口，故意慢慢地来，最后放开她的手）好姑娘！你看哪！

那一弯新月离开了天空，
好象要向绝世美人致敬，
落到你那黑色蔓藤般的腕上，
两只角象一副手镯并拢。

沙恭达罗　我简直看不见什么月亮。风吹动了我耳朵上的蓝荷花，洒下了花粉迷了我的眼。

国王　（微笑）你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把那些风吹落的花粉拂去。

沙恭达罗　那你是加恩于我。但是我不大相信你。

国王　不要怕！因为一个新仆人决不会违背女主人的命令。

沙恭达罗　但是过分的殷勤也令人怀疑。

国王　（独白）我决不能放过这个献殷勤的好机会。（他想去抬她的头，沙恭达罗做出拒绝的样子，但却坐着不动。）

国王　哎呀，眼睛令人陶醉的姑娘呀！不要再害怕我会做出什么不规矩的事了！（沙恭达罗看了看，又低下头去。）

国王　（用两个手指头抬起她的头来，独白）

这可爱的樱唇，它的温柔还没有人尝过，
它微微抖动，仿佛是允许我到里面去解渴。

沙恭达罗　郎君好象是不想遵守自己的诺言了。

国王　好姑娘！你的眼睛闭着，我错认这就是你耳朵上的合起来的蓝荷花。（他用嘴来吹她的眼睛。）

沙恭达罗　好了。现在我的眼睛好了。但是我不配你来服侍，我很惭愧。

国王　好姑娘！还有别的什么呢？

要酬谢我，我只想在你的樱唇上香上一香，
荷花上的蜜蜂实在是只陶醉于花的芬芳。

沙恭达罗　不满足怎么办呢？

国王　那么就，那么就——（坚决地把嘴凑上去。）

幕后　母鹅呀！告诉你的丈夫，夜已经到了。

沙恭达罗　（倾听，吃惊）郎君！这是可尊敬的乔答弥到这里来看候我了。藏到树丛里去吧！

国王　好吧！（站到一边去。）

〔乔答弥手里拿着一个钵，走进来。

乔答弥　孩子！这里是安宁水。（看了看，发觉到什么）你这样病，只有神仙在这里陪你吗？

沙恭达罗　毕哩阎婆陀和阿奴苏耶现在到摩哩尼河边去了。

乔答弥　（用安宁水来洒沙恭达罗）孩子！愿你无灾无殃，长命百岁！你的身体发热好了些吗？（洒她。）

沙恭达罗　亲爱的妈呀！有些好转了。

乔答弥　天已经黑了。来，我们回到草棚里去吧！

沙恭达罗　（慢慢地坐起来，独白）我的心哪！刚才在享受幸福的时候耽误了时间，现在你要尝到你自己那种行为的后果了。（走了几步，回转头来，大声说）驱炎消暑的生满藤萝的凉亭呀！我要求你再带给我幸福。（下。）

国王　（回到原来的地方，叹息）啊哈！满足自己的愿望有许多障碍。

她频频用指头遮住自己的樱唇，羞答答说着
　拒绝的话，更增加她的爱娇。
这睫毛美丽的姑娘把脸扭到肩上去，我好容
　易抬起她的脸来，但还没能吻到。

我现在到哪里去呢？或者就在这座我的爱人呆过的凉亭里呆一会吧。（向四下里看。）

这块石头所在是她躺过的花朵堆成的床。
这里是她用指甲刻在荷叶上的美妙的信，对
　我倾诉衷情。
这是从她手滑落下来的荷花须手镯：我看到
　这一切，
我不能立刻离开这芦苇编成的亭子，虽然已
　是人去亭空。

（沉思）哎呀，糟糕！在向爱人进攻的时候，我犯了错误，耽搁了时间。现在——

如果那一个女郎再偷偷地来同我会见，
因为幸福是转瞬即逝的，我决不会再耽搁时
　间；
我这样想，心里有点糊涂，碰到阻碍就难过起
　来；
要是我的爱人真地来到，我恐怕仍然是畏缩
　不前。

幕后　喂，喂！国王呀！

晚上的祭祀正在进行。

火坛的周围游动着魔鬼的暗影。
它们带来了无量的恐怖，
象黄昏的雨云一样迷蒙。

国王　（倾听，坚决地）喂，喂！净修的人们呀！不要害怕！我就来了。（下。）

——叫做“爱情的享受”的第三幕终

第 四 幕

〔两个女朋友上，作摘花状。

阿奴苏耶　毕哩阎婆陀！虽然我们亲爱的朋友沙恭达罗已经用乾闼婆方式得到一个配得上她的男人，她心满意足了，但是我的心总放不下。

毕哩阎婆陀　为什么呢？

阿奴苏耶　那位王仙已经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今天仙人们送走了他，他已经回自己的京城去了。他一走到那成百的后宫佳丽丛中，是否还能想起我们这个人呢？

毕哩阎婆陀　你先放心吧！这样超群出众的品质不会作出违反道德的事情的。目前要想一想：我们的师傅从圣地游行回来，听到这件事，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阿奴苏耶　你问我的这件事，师傅一定会同意。

毕哩阎婆陀　为什么呢？

阿奴苏耶　为什么不呢？女孩子一定要嫁给一个配得上的丈夫，他心里首先这样想。命运既然这样安排了，我们师傅一定会满意的。

毕哩阎婆陀　就这样吧！（看着花瓶）朋友！祭祀用的花已经摘够了。

阿奴苏耶　沙恭达罗不向那些保护神致敬吗？我们再多采一些吧！

毕哩阎婆陀　对的。（两个人就摘起花来。）

幕后　就是我，哼！

阿奴苏耶　（倾听）朋友！似乎是一个客人在介绍他自己。

毕哩阎婆陀　沙恭达罗不是在茅屋里吗？（沉思）噢！她今天大概又是心不在焉。我们的花已经采够了。（要走。）

又是幕后　啊！你怎么竟敢看不起我这个客人呀！

你心里只有你那个人，别的什么都不想念，
我这样一个有道的高人来到，你竟然看不见。
你那个人决不会再想起你来，即使有人提醒他，
正如一个喝醉了的人想不起自己作过的诺言。[①]

〔二人听到，发起愁来。

毕哩阎婆陀　哎呀，糟糕，糟糕！终究出了事了。我们的亲爱的朋友失神落魄地得罪了一个应该尊敬的人。

阿奴苏耶　（向前看）朋友！她得罪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什么人。这是最容易生气的大仙人达罗婆娑。他气得连迈步都有点蹒跚，回头走了。

毕哩阎婆陀　除了火以外什么东西还有这样大的燃烧的力量呢？快走过去，跪在他脚下，恳求他回转来！同时我给他准备下献礼和水。

阿奴苏耶　好吧！（下。）

毕哩阎婆陀　（在走着的时候，作蹒跚状）哎呀！我太慌张，把花

① 根据印度古代的迷信，谁要是得罪了有道行的仙人，仙人就诅咒他，而诅咒的话一定会实现。沙恭达罗正害着相思病，大仙人达罗婆娑来到，她对他有些轻慢，大仙人就说出了诅咒的话。

瓶都从手里丢掉了。（作采花状。）

阿奴苏耶　（上）朋友！那个人似乎就是忿怒的化身，什么人能够劝服他呢？但他终究发了点慈心。

毕哩阎婆陀　这一点对他说起来已经很多了。请你把经过谈一谈吧！

阿奴苏耶　因为他不想回转来，我就跪在他脚下对他说：尊者！请你考虑到她过去的虔诚，今天她对你那超人的力量没有意识到，因而对你失敬，请你饶恕你这个女儿吧！

毕哩阎婆陀　以后呢？

阿奴苏耶　以后吗，他说："我的话既然说出去，就不能不算数。但是只要她的情人看到他给她的作为纪念的饰品，我对她的诅咒就会失掉力量。"说完扭头走了。

毕哩阎婆陀　现在可以放心了。王仙临走的时候，曾把一只刻着自己名字的戒指套在沙恭达罗的手指头上，说是作为纪念。希望就寄托在这只戒指上面了。

阿奴苏耶　来！让我们俩去为她祭神吧！（二人在台上绕行。）

毕哩阎婆陀　（了望）阿奴苏耶呀！你看哪，我们亲爱的朋友坐在那里左手托着脸，象一幅画一样，她想到的只是他，连自己都不管了，她怎么能注意到那个高贵的客人呢？

阿奴苏耶　毕哩阎婆陀呀！刚才发生的那件事情只放在我们两个人心里好了。我们的亲爱的朋友天性柔弱，不要告诉她了。

毕哩阎婆陀　谁会向幼嫩的茉莉花上浇热水呢？

〔二人下。

——插曲——

〔干婆的徒弟上，刚睡起来。

徒弟　我的师父干婆巡礼圣地婆罗婆娑回来了，他命令我留心白天的降临，我走出来看一看，黑夜还有多久就可以过去了。好哇，天亮了！因为

在那一边，月亮正落到西山的顶上，
在另一边，太阳以朝霞作前驱正在露面。
日月二光在同一个时候一升一降，
似乎就象征着人世间的升沉变幻。

而且——

月落之后，白色的夜莲不再悦目。
只在回想里残留着它的光艳。
爱人远在天涯，闺中的愁思，
一个柔弱的女子万难承担。

而且——

早晨的霞光照红了迦哩干图树枝上的露珠。
赶走了睡眠的孔雀离开达梨薄草盖成的茅屋。
小鹿蓦地从印满了它的足迹的祭坛那里跑开。
向高处跳了几跳，又伸直了自己的身躯。

而且——

月亮把它的光辉洒上众山之王的须弥山。
驱除了黑夜一直升到昆湿奴[①]的中殿。
它带着黯淡的光辉从天空里落下来。
大人物不论爬多高，最后还是落下尘寰。

① 昆湿奴，印度神名。

阿奴苏耶　（匆匆忙忙入，独白）象我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也遇到这种事，国王对沙恭达罗的举动太不体面了。

徒弟　我要告诉师傅，焚烧祭品的时间到了。（下。）

阿奴苏耶　夜已经过去，天快亮了。我醒得很快。虽然醒了，但是究竟作什么呢？我的两只手不大想作早晨要作的事情。现在让爱情满足它的欲望吧，它把我那位心地纯洁的爱友跟一个背信弃义的男人拖在一起。也可能不是那个王仙的错处。一定是达罗婆娑的诅咒发生了效力。不然的话，那位国王海誓山盟，到现在已经隔了这样长的时间，为什么连一句话也不派人来说呢？（沉思）“我们要把那只作为信物的戒指送给他吗？”净修的人都是冷酷不了解痛苦的，要请谁去吗？我们虽然确信我们的朋友应该负这个责任，但是却不能告诉师傅干婆，沙恭达罗已经跟豆扇陀结了婚而且怀了孕。那么我现在究竟要怎么办呢？

毕哩阎婆陀　（入）阿奴苏耶呀！快点来快点来给沙恭达罗饯行吧！

阿奴苏耶　（吃惊）朋友呀！怎么回事？

毕哩阎婆陀　你听着！我刚才到沙恭达罗那里去，我只想问一问，她睡得好不好——

阿奴苏耶　以后怎么样？

毕哩阎婆陀　以后吗，她正羞得低下了头，我们的父亲干婆拥抱着她，向她祝福：“孩子，我祝福你，祭祀婆罗门的眼睛虽然给烟熏得模糊了，他的祭品却正掉在火里。正如知识已经给一个好学生所掌握，我也不再为你担忧。我今天就要找一些仙人陪着你，把你送到你丈夫那里去。”

阿奴苏耶　朋友！是谁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干婆的？

毕哩阎婆陀　当他走近燃烧着圣火的地方时，一个无影无形的声音朗诵了一首诗——

阿奴苏耶　（吃惊）怎么样？

毕哩阎婆陀　你听着！（念梵文）

婆罗门呀！你要知道，为了人世间的快乐幸福，
豆扇陀给你女儿种上了光明种子，正如怀火的舍弥树。[①]

阿奴苏耶　（拥抱毕哩阎婆陀）我高兴，我真高兴。但是一想到沙恭达罗今天就被送走，我的高兴又跟忧愁有些相似了。

毕哩阎婆陀　我们总要想法驱掉忧愁。现在要使我们可怜的姊妹高兴！

阿奴苏耶　所以我曾专为这件事把能够经久的计舍罗香末储藏在一个椰子壳里，现在就挂在芒果树枝上。你把这些香末放在荷叶上，同时我去准备一些牛胆黄，圣土和杜罗跋草的幼苗来为她制造吉祥膏。（毕哩阎婆陀照作，阿奴苏耶下。）

幕后　乔答弥呀！请告诉舍楞伽罗婆和舍罗堕陀，还有别人，他们要准备好去送我的孩子沙恭达罗！

毕哩阎婆陀　（倾听）阿奴苏耶！快一点，快一点！到诃悉帝那补罗去的仙人们被召唤了。

阿奴苏耶　（手里拿着香膏入）朋友！来，让我们俩走吧！（绕行。）

毕哩阎婆陀　（了望）沙恭达罗就站在那里，她在太阳上升时刚沐浴过，一群净修的女人正拿着祭献过的野稻向她祝福。我

---

① 这故事出于印度神话。内容是：女神波罗婆抵有一天欲心大盛，倚在舍弥干上休息。树身内因而产生了高热，后来就爆发成为火焰。

们俩到那里去吧！（向前走。）

〔沙恭达罗偕乔答弥入，正如上面说过的，许多人围绕着她。

沙恭达罗　我向圣女们致敬。

乔答弥　孩子！你要知道，“皇后”这个头衔，是你丈夫给你的荣誉。

净修女　孩子！愿你生一个英雄的儿子！（除乔答弥外，全下。）

二女友　（走上去）朋友！你洗得舒服吗？

沙恭达罗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到这边来坐下吧！

二女友　（坐下）朋友！你先坐直一点，我们俩把吉祥膏给你涂上。

沙恭达罗　这虽然是习见的事，我今天却非常重视它，因为今后难得再有让我的亲爱的朋友服侍的机会了。（洒泪。）

二女友　朋友！在喜庆的时候哭是不应该的。（擦眼泪，作装饰状。）

毕哩阎婆陀　啊哈！你天生丽质应该好好地装扮一下，在净修林里容易得到的那些装饰品伤损了它。

一个小徒弟　（手里拿着装饰品，入）这里是全部的装饰品，请小姐上妆吧！

〔大家都吃惊地看着。

乔答弥　孩子诃哩陀！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

诃哩陀　父亲干婆搞来的。

乔答弥　是他用心力咒出来的吗？

诃哩陀　不是。你听着！可尊敬的干婆命令我们说：“从树上把花采给沙恭达罗！”于是——

一棵树上飘出一件洁白如月光的幸福象征的

麻衣。

另一棵树吐出了可以用来染脚的黑颜色的漆。

从别的树上林中的女神伸出手来托着珠宝，

一直伸到露出手腕，跟幼嫩的枝条比赛着美丽。

毕哩阎婆陀 （看着沙恭达罗）蜜蜂虽然住在树洞里，却希望吃到荷花的蜜。

乔答弥 这个恩惠就表示你会在你丈夫的宫中享受皇家的幸福。（沙恭达罗作羞答答状。）

诃哩陀 尊者干婆到摩哩尼河边上去沐浴去了，我要把树神的这一番盛意告诉他。（下。）

阿奴苏耶 朋友呀！我这个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装饰品，怎样来打扮你呢？（沉思而且端详）让我们俩利用关于绘画的知识来把这些装饰品安排到你身上去吧！

沙恭达罗 我知道你们的本领。（二女友作打扮状。）

〔干婆上，刚沐浴回来。

干婆

沙恭达罗今天就要走了，一想到这个我就忧心忡忡。

我含泪咽声，说不出话来，愁思迷糊了我的眼睛。

我虽然是出家人，但舍不得她，心情竟这样不安。

在家人跟自己的女儿分离时不知是如何地苦痛？（来回徘徊。）

二女友　朋友沙恭达罗呀！你现在打扮好了。请披上那两件漂亮的麻衣吧！（沙恭达罗站起来，作披状。）

乔答弥　孩子呀！你师傅站在这里，眼睛里充满了快乐的泪，仿佛想拥抱你哩。快来向他致敬吧！（沙恭达罗羞答答地鞠躬。）

干婆　孩子呀！

愿你的丈夫敬重你，象耶夜底敬重舍罗弥释塔。
愿你象她生补卢一样生一个儿子作大王，统治天下。[①]

乔答弥　孩子！这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并不只是一个祝福。

干婆　孩子呀！立刻到这边来围着祭祀的火绕行！（大家都绕着走起来。）

干婆　孩子呀！

祭坛周围的土已经堆起，
草铺在四周，木头放在火里，
祭品的香味洗涤了罪恶，
愿这些祭火保佑你！

〔沙恭达罗右转绕火而行。

干婆　孩子呀！现在你就启程吧！（了望）舍樗伽罗婆、舍罗堕陀和其他的人在什么地方？

二徒弟　（入）尊者！我们俩在这里。

干婆　孩子舍樗伽罗婆呀！给你妹妹带路！

徒弟　这里，这里，小姐！（大家绕行）

① 舍罗弥释塔是魔王的女儿，耶夜底的妻子。耶夜底是豆扇陀的祖先。

干婆　喂，喂！净修林里的住着树林女神的树啊！

在没有给你们浇水以前，她自己决不先喝。
虽然喜爱打扮，她因为怜惜你们决不折取花朵。
你们初次著花的时候，就是她的快乐的节日。
沙恭达罗要到丈夫家去了，愿你们好好跟她告别！

舍楞伽罗婆　（似乎听到杜鹃的叫声）尊者！

树木也是沙恭达罗的亲属，它们现在送别她，
杜鹃的甜蜜的叫声就给它们用作自己的回答。

幕后

愿她走过的路上点缀些清绿的荷塘！
愿大树的浓荫掩遮着火热的炎阳！
愿路上的尘土为荷花的花粉所调剂！
愿微风轻轻地吹着，愿她一路吉祥！
（大家都吃惊地听。）

乔答弥　孩子呀！净修林里的女神们爱自己的亲属，她们祝你一路平安。那么向女神们磕头致敬吧！

沙恭达罗　（磕头，绕行，向毕哩阎婆陀）毕哩阎婆陀！虽然我很希望看到我的夫君，但是要离开这个净修林，我的双脚想往前走，抬起来，却很难放下。

毕哩阎婆陀　你同净修林分别，伤心的并不只是你一个人。你也注意一下在你离别时净修林的情况吧！

小鹿吐出了满嘴的达梨薄草，孔雀不再舞蹈，
蔓藤甩掉褪了色的叶子，仿佛把自己的肢体

甩掉。

沙恭达罗　（回忆）父亲！我想去向我的妹妹春藤告别。

干婆　孩子！我知道你是爱它的。它就在右边。看呀！

沙恭达罗　（走上去，拥抱蔓藤）蔓藤妹妹呀！用你的枝子，也就是用你的胳臂，拥抱我吧！从今天起我就要远远地离开你了。父亲！你就把这蔓藤当我一般看待吧！

干婆　孩子！

正遂了我早先为你打算的心愿，
你用自己的功德找到一个郎君匹配凤鸾。
为了你，我现在用不着再去担心，
我想把附近的那棵芒果跟蔓藤结成姻缘。

现在你就上路吧！

沙恭达罗　（走向二女友）朋友呀！蔓藤就交托在你们俩手里了。

二女友　我们这两个人交托给谁呢？（洒泪。）

干婆　阿奴苏耶！毕哩阎婆陀！不要再哭了！小姐们要安定沙恭达罗的心情。（大家绕行。）

沙恭达罗　父亲呀！什么时候那一只在茅棚周围徘徊的由于怀了孕而走路迟缓的母鹿生了小鹿，请你一定向我报喜。不要忘了啊！

干婆　孩子！我不会忘记的。

沙恭达罗　（作欲行又住状）啊哈！这是什么东西总是跟在我脚后面牵住我的衣边？（转身向周围看。）

干婆

每当小鹿的嘴给拘舍草的尖刺扎破，
你就用因拘地治伤的香油来给它涂。

用成把的稷子来喂它，使它成长，

它离不开你的足踪，你的义子，那只小鹿。

沙恭达罗　孩子呀！你为什么还依恋我这个离开我们同居的地方的人呢？你初生不久，你母亲死后，我把你抚养大了，现在我们分别后，我的父亲会关心你的。你就回去吧，孩子，你回去吧！（哭。）

干婆　孩子呀！不要哭了！要坚定一点！看你眼前的路吧！

你的睫毛往上翻，眼前看不仔细。

要坚定起来，不要让眼泪流个不息。

这条路凹凸不平，不容易看清。

你的脚踏上去一定会忽高忽低。

舍楞伽罗婆　尊者！“送亲人送到水滨”，这是经上的规定。这里就是湖边了。请你给我们指示后就回去吧！

干婆　让我们到那棵无花果树荫里去休息一会吧！（大家都作走去状。）

干婆　我们应当告诉豆扇陀些什么事情呢？（沉思。）

阿奴苏耶　朋友呀！在我们净修林里，没有一个有情的动物今天不为了你的别离而伤心。你看呀！

那野鸭不理藏在荷花丛里叫唤的母鸭，

它只注视着你，藕从它嘴里掉在地下。

干婆　孩子舍楞伽罗婆！你把沙恭达罗带给国王的时候，把我的话告诉他——

要仔细考虑到：我们是克己的隐士，你又出

　自名家。

她爱你完全是自然流露，决不是有什么亲眷

　来作伐。

在你的后宫粉黛群中，要给她一个应得的地位，

此外她的亲眷不再要求什么，一切都由命运去安排吧。

徒弟　尊者！我要牢牢地记住这指示。

干婆　（注视着沙恭达罗）孩子呀！我现在还要嘱咐你几句话。我们虽然是林中的隐士，但是我们也是洞达世情的。

徒弟　尊者！圣智的人们没有什么见不到的事情。

干婆　孩子呀！你到了你丈夫家里以后——

要服从长辈，对其他的女人要和蔼可亲！

即使丈夫虐待你，也不要发怒怀恨在心！

对底下人永远要和气，享受也要有节制，

这才算得是一个主妇，不然就是家庭祸根。

乔答弥以为怎样？

乔答弥　这是给新婚女子的指示。（对沙恭达罗）孩子呀，不要忘掉了啊！

干婆　过来，孩子！拥抱我和你的朋友吧！

沙恭达罗　父亲呀！我的亲爱的朋友也要回去吗？

干婆　孩子呀！她们也要结婚的。她们不应该到那里去。乔答弥会陪你一块儿去的。

沙恭达罗　（抱住父亲的腰）现在离开父亲的身边，正象一棵栴檀树的细条从马拉雅山拔掉，我怎能够在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呢？（哭。）

干婆　孩子呀！为什么这样怕呢？

你现在是一个出自名族的丈夫的当家的妻子，

他位高权重，随时都有重要的事情来烦搅你。
你不久就要生一个圣洁的儿子，象太阳升自
东方，
孩子呀！由于离开我而产生的烦恼你将不会
在意。

沙恭达罗　（跪在他双脚下）父亲呀！我向你致敬。

干婆　孩子呀！愿我对你的希望都能够实现。

沙恭达罗　（走向二女友）两位朋友呀！你俩一块儿来拥抱我吧！

二女友　（照办）朋友呀！假如那位王仙迟迟疑疑一时想不起你来的话，那么你就把镌着他自己的名字的戒指拿给他看。

沙恭达罗　听到你们这样怀疑，我的心就一跳。

二女友　朋友呀！不要害怕！爱情总是疑神疑鬼的。

舍楞伽罗婆　（了望）尊者！太阳已经升到山顶上，小姐应该赶快走了。

沙恭达罗　（再一次抱住父亲的腰）父亲呀！我什么时候再能看到净修林啊？

干婆　孩子呀！
长时间身为大地的皇后，
给豆扇陀生一个儿子，勇武无敌。
把国家的沉重的担子交付给他，
再跟你的丈夫回到这清静的净修林里。

乔答弥　孩子呀！你们启程的时间已经过了。劝你父亲回去吧！不然的话，你会很久不让他回去的。您请回吧！

干婆　孩子呀！我在净修林里的工作给打断了。

沙恭达罗　父亲可以无忧无虑地去做净修林里的事情。我却注定要忧虑满怀。

干婆　啊咦，你怎么这样使我心慌意乱呢？（叹息）

看到你以前采集的生在门前的祭米，
孩子呀，我的忧愁如何能够减低？

走吧！愿你一路平安！

〔乔答弥，舍楞伽罗婆，舍罗堕陀，随沙恭达罗下。

二女友　（含情脉脉地了望了许久）哎，哎！沙恭达罗给树木遮住了。

干婆　阿奴苏耶！毕哩阎婆陀！你们的朋友走了。抑制住悲痛，随我来吧！（一齐走。）

二女　父亲呀！没有沙恭达罗，我们走进净修林感到非常空虚。

干婆　因为你们爱她，所以才这样想。（若有所思地走来走去）好哇！送走了沙恭达罗，我现在又可以舒服一下了。因为什么呢？

因为女孩子究竟是别人的。
我现在把她送给她的夫婿。
我的心情立刻就轻松愉快，
象归还了一件寄存的东西。

〔全体下。

——叫做“沙恭达罗的别离”的第四幕终

第　五　幕

〔侍从上。

侍从　（叹息）哎呀，真倒霉！我已经怎样衰老了？

我执着这条杖保卫国王的后宫。

我心里想，这只是形式上的制度。

许许多多的时光已经消逝过去了。

我行路蹒跚，它却成了我的支柱。

国王进去了，我要告诉他一件他自己立刻就要处理的事情。（走了几步）那是什么事情来着？（沉思）噢，想起来了。干婆的徒弟那些苦行者求见国王。唉，这真是怪事！

老年人的记忆就象一盏快要熄灭的灯的光焰，

它刚刚才闪出一阵光亮，就又屈服于黑暗。

（徘徊观望）这个国王——

关心臣民象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

心神宁静他要找一个寂寞的地方。

象一只象王把象群率领到草地上，

在中午灼热的阳光下去找一个地方乘凉。

我现在真有点迟疑，不敢把干婆徒弟来到的消息去报告刚从法座上站起来的国王。但是国王们休息是为了什么呢？因为——

太阳只套一次马就跑个不停。
清风日日夜夜地都在飞行。
巨蛇永远把地球驮在自己头上，
吃第六份粮食的人也要努力从公。[①]（徘徊。）
〔国王，丑及侍从按官阶大小依次上。

国王　（作倦勤状）所有满足了愿望的人都是幸福的，但是国王们满足了愿望后得到的却是痛苦。因为什么呢？

高位重望只能满足一时的贪心。
保护已获得的东西更增加苦恼。
王位正象用自己的手撑着的遮阳伞，
带来的不是休息，而是疲劳。

幕内二传令使　愿我皇万岁，万岁！

其中之一

不图安逸日日夜夜辛勤为人民。
也或许这本来就是你的责任。
因为大树用头顶忍受住酷热，
树荫里暑意全消，就来了乘凉人。

其中之二

你手执王笏约束那些误入歧途的人。
你排难解纷有力量保卫你的臣民。
有了大量财富就让你的亲眷来拿。
你自己却为了人民尽亲眷的责任。

国王　（仔细听）真奇怪！我已经倦于发号施令，现在我又振作起来了。

---

① 古代印度国王收六分之一的粮食，当做地租。

丑　哈！那个叫做“牛中之王”的雄牛的疲倦消失了。

国王　（微笑）请把我的宝座搬过来吧！

〔两个人坐下，侍从各站在应站的地方。幕后有笛声。

丑　（倾听）喂，朋友！请听一听音乐厅里的动静吧！笛声悠扬中节。我想是可尊敬的恒娑婆抵在那里表演她的音乐技巧。

国王　安静些，好让我听一听！

侍从　（了望）哎呀！国王正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想什么呢。我还要等一个机会。（站在旁边。）

幕内唱

蜜蜂呀！你贪吃新蜜曾吻过芒果的花苞，
你愉快地呆在荷花心里，为什么把它忘掉？

国王　啊哈！这歌声情意缠绵。

丑　喂，朋友呀！你从她的歌声里听出了什么意义呢？

国王　（微笑）这个人以前被我爱过。我受到皇后恒娑婆抵的谴责。朋友摩陀弊耶！请你把我的话告诉皇后恒娑婆抵：“我应该被你谴责。”

丑　遵命。（站起来）喂，朋友呀！你是用别人的手去抓白熊的毛。就象一个贪欲未退的沙门，我现在得不到解脱了。

国王　去吧！你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是会使她平静下来的。

丑　那有什么办法呢？（下。）

国王　（独白）听了这样的歌声以后，为什么我竟象小孩子似地心里向往着什么，除了跟爱人别离外还没有这种感觉呢？或者是——

看到美丽的东西，听到甜蜜的乐声，
连幸福愉快的人也会渴望又激动。

他心里现在回想到以前没有想到的
前生的坚贞不渝的爱情。
（作由于遗忘而产生的焦虑不安状。）

侍从　（走上前去）愿我王万岁万岁！雪山下树林里住的净修人，还有女人，带着干婆的使命来了。请陛下指示办法。

国王　（吃惊）净修人，还有女人，带着干婆的使命来干什么呢？

侍从　当然有事。

国王　那么就传令给苏摩罗陀师傅："要按照吠陀里面规定的仪式招待这些净修人，你要好好地把他们安置下。"我也要到接见这些净修人的地方去等他们。

侍从　遵命！（下。）

国王　（站起来）毕呾罗伐提！引我到燃烧祭火的地方去吧！

守门人　请陛下这边走，这边走！（来回地走）主上呀！祭火室前面的高台新打扫过，很漂亮，有一只母牛，是用它的奶来祭祀的，就在那旁边。那么请陛下上台阶吧！

国王　（作上台阶状，凭了侍从的肩站在那里）毕呾罗伐提！可尊敬的干婆派仙人到我这里来有什么用意呢？

难道说那些获得苦行功果人们的苦行受到阻碍？
或者是有什么在法林里游荡的野兽前去破坏？
也许是那些蔓藤由于我的恶行而开不成花？
我心里只是疑神疑鬼地不知道怎样去决裁。

守门人　陛下的弓弦的声音为他们的净修林驱除了邪恶，他们来是干什么呢？也许是这些仙人喜欢你的善举，他们是来向陛下致敬的，我这样想。

〔干婆的两个学生，还有乔答弥，领了沙恭达罗上，国师和侍从走在前面。

侍从 这边走，这边走，先生们！

舍楞伽罗婆 朋友舍罗堕陀！

那道德崇高的人主永远是公正又廉洁。
不管是多么低贱的种姓也不会陷入邪路。
但是我的心思早已脱离了尘世间的纷扰。
我认为这个挤满了人的地方是火焰弥漫的房屋。

舍罗堕陀 舍楞伽罗婆！我进了城，在这个地方跟你一样心神不安。我也——

认为这些人污尘遍体，而我独净；他们皆浊，
　而我独清；他们皆睡，而我独醒；
他们枷锁在身，而我自由畅行；他们
为邪欲所缚，而我独得适性怡情。

国师 象你们这样的人才真正伟大哩。

沙恭达罗 （作出一个不祥的朕兆）妈呀！我的右眼跳起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乔答弥 孩子呀！不祥的事情会驱除掉的。愿你万事如意。（他们绕行。）

国师 （把国王指给他们）喂，净修者们！在前边，那位种姓和秩序的保护者已经从座上站起来迎接你们了。

舍楞伽罗婆 这实在令人高兴。但是我们对这事情是漠不关心的。因为——

树枝给累累的果实压弯。
云彩带了新雨低压尘寰。
好人不会因财富而骄傲。

慷慨好施的人天性就是这般。

守门人　陛下！仙人们和颜悦色，心平气和，他们来到你的眼前。

国王　（看到沙恭达罗）啊咦！

这带面纱的女娇娘是什么人，她的婀娜的身段若隐若现？

她象是黄叶丛中的一朵含苞未放的蓓蕾，在这净修者中间。

守门人　主子啊！真叫做漂亮。

国王　好吧！不应该死看别人的妻子。

沙恭达罗　（把手放在胸前，独白）心呀！你为什么这样跳呢？回想到他的爱情，你就安静吧！

国师　（走上前去）祝陛下万寿无疆。陛下呀！这些净修者已经遵礼受到款待。他们带来了师傅的口信，愿陛下垂听！

国王　（虔诚地）我仔细听。

二弟子　（举手为礼）喂，陛下呀！愿吾王万岁！

国王　（鞠躬）我向你们全体致敬。

二弟子　愿吾王万寿无疆！

国王　难道说净修又被扰乱了吗？

二弟子

有了你的保护，善人的法事怎能还被骚扰？

黑暗怎能还敢露面，已经有阳光普照？

国王　（独白）我这国王的声望已经给全世界造福了。（高声）可敬爱的干婆身体好吗？

舍楞伽罗婆　大王啊！那些超凡入圣的人们愿意健康就会健康。他叫我先问候陛下的安宁。

国王　他有何见教?

舍楞伽罗婆　他说，由于双方同意，你已经娶了他的女儿，这件事情，他衷心喜悦地同意了。因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你是善良的人中最善良的人。
沙恭达罗呢，她本身就是贤德的化身。
造物主把一对品质相当的夫妇拉在一起。
长久以来就没有什么人对她议论纷纷。

她已怀了孕，那么现在你就领她去吧，好共同举行宗教的仪式。

乔答弥　陛下！我想说几句话。我不想说多。

国王　老大娘，你请说吧！

乔答弥

她没有问过她的长辈，你也没有问过你的亲眷。
你们俩私自约誓，现在你们俩还有什么可谈?

沙恭达罗　我的良人他要怎样说呢?

国王　（惊疑失措，倾身细听）哎呀！这是怎么一回事?

沙恭达罗　（独白）哎呀！他说的话真难听啊！

舍楞伽罗婆　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什么意思呢？象陛下这样的人一定是谙达世情的。

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尽管她是冰清玉洁，
假如长住母家，别人也会怀疑她的贞节。
因此年轻女子的亲眷总希望她与丈夫同住，
不管他们俩是否真正是互相爱悦。

国王　怎么我以前同那位小姐结过婚吗?

沙恭达罗　（独白，神情沮丧）我的心哪！你猜对了。

舍楞伽罗婆　大王呀！做过了事又反悔，因而违背道义，这对一个国王来说是妥当的吗？

国王　你怎么竟这样颠倒是非？

舍楞伽罗婆　（忿怒）醉心于权力的人们就是这样好恶无常。

国王　骂的就正是我。

乔答弥　（对沙恭达罗）孩子呀！不要害羞！我把你的面幕取下来，好让君王认出你来。（取下面幕。）

国王　（看沙恭达罗，独白）

看了这千巧百媚的娇模样，
我不敢说曾否同她共鸳帐。
象蜜蜂破晓时飞绕含露的君陀花，
我既不能丢开她，又不能吸吮她的芬芳。

守门人　（独白）啊哈！主子真是守法啊！看了这样一个带来幸福的美丽的女人，除了他外谁还会犹豫呢？

舍楞伽罗婆　喂，大王！你坐在那里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国王　喂，净修者呀！想了再想，我实在想不起曾同那一位小姐结过婚来。我疑心，我怎会是她的丈夫，她显然已经有了身孕，我怎样对待她呢？

沙恭达罗　（独白）呸！呸！他怎样连结婚都怀疑起来了？我的希望之藤长得很高，现在一下子给摧折了。

舍楞伽罗婆　希望不要这样子！

仙人把为你所引诱的女儿许给你，
难道他就甘心忍受你的侮辱？
把自己的被人沾污了的东西送给你，
他把你这个敌人看成可尊敬的人物。

舍罗堕陀　舍楞伽罗婆！你现在住嘴吧！沙恭达罗！我们要说

的话都说了。那位先生这样说，你给他答复吧！

沙恭达罗　（独白）爱情已经变了，怎能再回忆起来呢？可是我自己一定要洗清的。我要努力一下。（高声）夫君呀！（说了一半，又停住）这样称呼是否妥当还有问题。补卢的子孙呀！以前在净修林里，你引诱我这个天真无邪的人，一切都讲好了，现在却用这些话来拒绝，这难道合理吗？

国王　（掩耳不听）住口，住口！

你处心积虑想尽方法来污蔑我的家声，毁坏
　我的名誉，
正如一条冲决堤岸的河流把清水弄浊，把岸
　上的树木冲去。

沙恭达罗　好吧！假如你真疑心我是别人的妻子的话，那么我就用一个表记来破除你的疑虑。

国王　好主意。

沙恭达罗　（摸戴指环的地方）哎呀！我的指头上没有指环了。（忧戚地看着乔答弥。）

乔答弥　孩子呀！大概是当你在沙迦罗婆多罗舍质圣池边祭水的时候，指环从你的指头上滑落了。

国王　女人们真会急中生智。

沙恭达罗　一切都是命呀。我想告诉你另一件事情。

国王　听听究竟是什么事情。

沙恭达罗　有一天，在蔓藤亭子里你用手去捧那些积聚在荷叶杯里的水——

国王　我听下去。

沙恭达罗　就在这时候，我的义子那一匹小鹿走来了。你说：“这一个应该先喝水！”于是就爱怜地给它水喝。但是它却不从

一个生人手里喝水。以后，我手里捧了水，它就信任地喝了。同时你就笑着说:“真的，所有的东西都信任自己的伙伴，你们俩都是林中的居民。”

国王　酒色之徒就为这种甜言蜜语所诱惑,听了这些话就忘掉自己的责任。

乔答弥　大王呀!你不该说这样的话。这女孩子是在净修林里长大的，她不会骗人的。

国王　苦行的老婆子!

在动物里雌的也是天生地机灵。
何况是一个女子，伶俐又聪明。
雌杜鹃把幼雏叫别种鸟去养育，
养育大了以后，它就飞向天空。

沙恭达罗　（发怒）卑鄙无耻的人！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还能象你这样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实在是一口盖着草的井?

国王　（独白）她是林子里草野之人，不懂得调情卖俏，才这样生气。因为——

她的眼睛发了红，形同竖立。
她用严厉的辞句，毫不迟疑。
她的樱唇象给霜打了一样在颤抖。
她那弯弯的双眉同时耸起。

也或许是，她看到我怀疑她就真生起气来了。

我失掉了记忆，我的心情沉重，
我不承认我们间有过什么海誓山盟。
她双眉倒竖，眼睛变成了红色。
她的怒气仿佛已经折断了爱神的弓。

（高声）好太太！豆扇陀的品行是众所周知的。决不会有这种事情。

沙恭达罗　好了。我受了补卢子孙口蜜腹剑的话的诱骗，相信了他，以身相许。现在我反而变成了一个荡妇了。（用衣角掩面而泣。）

舍楞伽罗婆　就这样，事先不考虑，贸然就干，现在后悔了。

　　暗地里以身相许应该考虑仔细，
　　知面不知心，友谊也会变成仇敌。

国王　哎呀呀！为什么你们只听那位小姐的话就责备起我来了？

舍楞伽罗婆　（怒气冲冲）您已经听到答复了。

　　从降生起就不知道什么是虚伪，
　　这样人说的话竟没有任何权威。
　　那些拿骗人当做学问去研究的人，
　　他们的话反而成了玉律金规。

国王　啊哈！说真话的人哪！就算我承认，我是这样的人。但是我欺骗她，又会怎样呢？

舍楞伽罗婆　灭亡。

国王　补卢的子孙会灭亡，这决没有人相信。

舍楞伽罗婆　喂，大王！还罗嗦什么呢？师傅的命令已经执行了。现在我们要告辞了。

　　这里是你的妻子，丢掉她，或者收下她！
　　因为对妻子来说，丈夫的威权是无限地大。

乔答弥　你们在前面走！（走。）

沙恭达罗　我已经给这个骗子骗过了。你们也丢弃了我。（跟上去。）

乔答弥 （转回身来看）孩子舍楞伽罗婆呀！沙恭达罗哭哭啼啼地跟着我们，怪可怜的。在这个忘恩负义的丈夫这里，她一个净修的人怎么办呢？

舍楞伽罗婆 （气冲冲地转回身来）啊，你这个罗哩罗嗦的女人！你要任你的性子独断独行吗？（沙恭达罗害了怕，战栗起来。）

舍楞伽罗婆 小姐你请听！

假如你真象国王说的那样坏，
你堕落家声，父亲将如何对待？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行为纯洁无瑕，
在丈夫家里作奴隶也可以忍耐。

你站住！我们的事情办完了。

国王 喂，净修者呵！为什么这样嘲弄这位小姐呢？你瞧——

日莲只开在太阳里，明月下只开放夜荷。[1]
能抑制情欲的人不搂抱别人的老婆。

舍楞伽罗婆 大王！即使你由于思想混乱忘掉了以前的事情，怎么竟因为害怕陷于不义而丢掉自己的老婆呢？

国王 我要问你一下，究竟哪个罪重，哪个罪轻？

是我糊涂了呢？还是她说了谎话？我真是彷徨迟疑。
丢掉自己的妻子呢？还是抚摩别人的妻子而陷于不义？

国师 （沉思）假如这样作的话——

国王 请我师指示。

---

① 意思是，物各有所属，正如妻子与丈夫。

国师　让那位小姐留在我们这里，一直到她生下孩子。

国王　为什么呢?

国师　聪明的星象家曾预言过，你生的第一个儿子一定是一个统治两个世界的转轮王。假如这仙人的女儿生的儿子具备那些大人象，那么你就先向她致贺，然后领她到宫中去。否则就把她送回到她父亲那里去。

国王　就照师傅的话办吧!

国师　(站起来)孩子呀！跟我到这里来!

沙恭达罗　地母呀！请你接受我吧!

〔哭着随国师、净修者和乔答弥同下。国王因咒语作祟，记忆模糊，左思右想，想着沙恭达罗。

幕后　真怪呀，真怪呀!

国王　(仔细听)什么事情?

国师　(入，作惊惶状)陛下呀！出了一件怪事。

国王　什么怪事呢?

国师　干婆的学生们一离开——

那女子就咒骂自己的运命，

她高举双臂，痛哭失声。

国王　现在呢?

国师

仙女庙旁闪起了一道金光，样子象一个女人，

把她高高地举起来，就消逝得无影无踪。

〔众人都作惊愕状。

国王　师傅呀！最初我们拒绝了这件事。现在想它还有什么用处呢？请休息吧!

国师　愿吾王万岁！(下。)

国王　宫女！我心里乱极了。领我回寝宫吧！

守门女　请陛下到这边来。

国王　（来回地走，独白）

虽然我回忆不起来，被遗弃了的仙人的女儿
　　曾是我的妻。
但是我的心是这样激动，它仿佛强迫我相信
　　这是真的。

〔全体下。

——叫做“沙恭达罗的被拒”的第五幕终

第　六　幕

〔巡检上，跟着两个看守带着一个被捆着的人。

二看守　（打那个人）喂，小偷儿！你说，你在什么地方拿到的这一只刻着国王名字的宝石戒指？

渔夫　（作恐怖状）老爷们可怜我吧！我不敢作这样的坏事。

其一　难道是国王把你看作一个卓越的婆罗门而送给你的礼物吗？

渔夫　你请听。我是住在沙迦罗婆多罗的一个渔夫。

其二　喂，你这贼骨头！难道我们问你的家族和住处来吗？

巡检　苏折迦！让他从头到尾都说出来。不要截断他的话！

二看守　遵命。喂，你说吧，说吧！

渔夫　我用网和钓钩捉鱼来维持家里的生活。

巡检　（笑）倒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

渔夫　老爷呀！不要这样说。

　　祖传的职业即使是卑贱也不应丢开，
　　屠户残酷地屠宰牲畜也能慈悲为怀。

巡检　说下去，说下去！

渔夫　有一天我捉住了一条红色鲤鱼，刚剖开，我就在它肚子里面看到这个宝石戒指。以后，我正想拿出来卖掉，就给您逮住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现在你们是把我打死呢，还是把我踏碎？

巡检　（摸戒指）阇竽迦！它的确是在鱼肚子里呆过，这不必怀疑。嗅起来就腥气。现在要追问一下，究竟是哪里来的。我们就进宫吧！

二看守　（向渔夫）走哇，喂，你这扒手，走哇！

巡检　苏折迦！你们俩要小心在这城门口等我进宫去再回来。

二看守　老爷，您请去接受国王的恩典吧！

巡检　正是。（下。）

苏折迦　阇竽迦！老爷走得时候很久了。

阇竽迦　只有碰巧了时候，才能见到国王。

苏折迦　阇竽迦！我的手指头尖发抖，（指渔夫）想杀掉这个扒手。

渔夫　您不能无缘无故地就杀人。

阇竽迦　（向远处看）我们的老爷带着国王的指示来了。（向渔夫）要么你就能够同你的家属会面，要么你就成为秃鹰和豺狼的食品。

巡检　（上）把这个人快快——（只说了半句。）

渔夫　哎呀，我要被杀掉了！（作悲痛状。）

巡检　——释放，喂，把渔夫放走！他怎样得到这个戒指，他说的是实话。我们的主子这样告诉我的。

苏折迦　遵老爷的命令！他已经走到阎王的阴曹地府，现在又回来了。（给渔夫松了绑。）

渔夫　（向巡检磕头）老爷呀！我的命是您赏的。（跪在他脚下。）

巡检　起来，起来！我们的主子加恩赏给你相当于这个戒指的价值的钱。你拿去吧！（把一个金首饰递给渔夫。）

渔夫　（高兴地去接）谢谢！

阇竽迦　国王加恩于他，简直是把他从柱子上放开来，又把他送

到象背上去。

苏折迦　老爷呀!这个赏赐就表示我们的主子非常珍视这个贵重的戒指。

巡检　主子并不是因为它值钱而高兴。还有别的原因。

二看守　那是什么原因呢?

巡检　我猜想，他看到它因而想起什么心上的人。虽然他的性情严肃，但是一看到它，他一时竟激动起来。

苏折迦　主子高兴是我们老爷的功劳。

阇簸迦　是的，我说是这个捉鱼的家伙的功劳。(他嫉妒地看渔夫。)

渔夫　两位老爷！把一半钱给你们买一杯酒喝吧!

阇簸迦　渔夫呀！你现在成了我的非常可爱的朋友了。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喝上那么一两杯。现在让我们到酒铺里去吧!

〔同下。

——插曲——

〔弥室罗计尸上，飞行在空中。

弥室罗计尸　应该轮流到天女池去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现在我要亲眼去看一看王仙的情形。由于和弥诺迦的联系，沙恭达罗已经成了我自己的血肉。是她委托我去的。(向四下里看)现在正是宴游的好日子，但是王宫里一点过节日的准备也没有。利用我的禅力我会知道一切的。但是我仍然要尊重我的朋友。好吧！我要到女园丁那里去用一幅面幕遮起来看一下。(作下降状，站在那里。)

〔一宫女上，看着芒果花，后随另一宫女。

宫女一

象是春的气息，这淡吐微绿的芒果花枝条。

我在上面看到了节日的吉兆。

宫女二　钵罗芯畯底迦呀！你一个人在那里说些什么？

宫女一　朋友摩头哩迦呀！看到芒果花，钵罗芯畯底迦乐得发狂了。

宫女二　（愉快）春天怎样竟来到了吗？

宫女一　摩头哩迦呀！对你说现在也是歌唱美酒和爱情的时候了。

宫女二　朋友呀！扶我一下，让我翘起脚尖，采几枝花，去供养爱神。

宫女一　假如我可以分到一半供养的功果的话——

宫女二　即使你不说，我也会这样作的，因为我们俩的身体是一个。（倚靠着她的朋友，作采花状）哎呀！这朵芒果花虽然还没全开，但绽开了的花蕊已经散放出香气。（合掌）南无尊敬的爱神！

芒果花呀！我把你奉献给弯弓欲射的爱神，
作那五支箭中最好的一支去射那还未钟情
　的年轻的女人。
〔撒芒果花。

侍从　（入，怒气冲冲）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丫头！圣上已经禁止了过春节，你还在采折芒果花。

二宫女　（恐惧）请您饶恕，请您饶恕！因为我俩不知道圣旨。

侍从　哼！你们竟真不知道，连春天的树林子和在里面住的鸟都遵守圣上的命令。因为——

芒果虽然早就长出了花朵，但花粉还没形成。
拘卢婆迦花虽然含苞待放，但也仍然只是蓓
　蕾。

虽然露季已过，雄杜鹃歌声仍然压在咽喉里。

我怀疑，连爱神也把半抽出来的箭放回箭壶。

弥室罗计尸　那是毫无可疑的。王仙的权威确实很大。

宫女一　老爷呀！几天以前总督老爷弥呾罗婆苏才把我们俩送到万岁爷脚下来，让我们在这后宫花园里作些杂活。这件事情以前没听说过。

侍从　下次不准了。

二宫女　我们俩高兴照办。假如我们俩可以听一下的话，请老爷告诉我们，为了什么原因主上禁止庆祝春节。

弥室罗计尸　国王们都是好玩的。这里面一定有严重的原因。

侍从　（独白）这事儿反正大家都知道了，我为什么不说呢？（高声）两位小姐还没有听说关于沙恭达罗被遗弃的流言吗？

二宫女　老爷呀！从总督老爷嘴里听说过，一直到看到戒指为止。

侍从　那样可说的就不多了。当万岁爷看到那个戒指的时候，他的记忆恢复了，他说，他确实同那位沙恭达罗小姐秘密地结过婚，他失掉了理智才拒绝了她。从此万岁爷就悔恨不止。

他厌恶享受，也不每天接见大臣，象往常一样。

夜里他睡不着觉，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到天亮。

有时他为了表示客气同妃子们说上几句话，

又把她们的姓名叫错了，因而羞愧难当。

弥室罗计尸　我真高兴，真高兴。

侍从　因为万岁爷心情不好，春节就禁止庆祝了。

二宫女　很对。

幕后　陛下请走!

侍从　（倾听）哎呀!万岁爷到这里来了。那么，你们俩就走吧!去干你们自己的活去吧!（二女下。）

〔国王从后面上，面现愁容，丑角及守门女跟在后面。

侍从　（看着国王）哎呀!在任何情况下俊伟的容仪都是漂亮的!因为万岁爷虽然心情忧郁,看上去仍然很美丽。他——

摒除了高贵的装饰，只在左腕上松松地套上
　了
一只金镯，因叹息过多而唇若涂丹。
相思失眠，眼睛发了红，但美质天生，
虽瘦削而不显露，象一颗磨光的宝钻。

弥室罗计尸　（看着国王）沙恭达罗虽然遭受遗弃，但仍然为她而憔悴，真是有道理的。

国王　（陷于沉思，慢慢地走着）

从前虽然有鹿眼的爱人[1]来叫唤，这可恨的
　心却沉睡不动。
现在呢，它却清醒着来忍受追悔的苦痛。

弥室罗计尸　这就是那个女净修者的幸福。

丑　（独白）他又犯了沙恭达罗病了。我不知道怎样治这个病。

侍从　（近前）大王万岁万万岁!花园已经仔细检查过了，请万岁爷随意游赏一下吧!

国王　毕咀罗伐提!把我的话传达给大臣比输那，说今天因为长久失眠，我不能去上朝了。他处理完了政务以后，写一

① 形容女人眼睛的美。古希腊荷马的史诗里常用牛眼来形容一个人眼睛的美，是同一性质的比喻。

个书面报告给我。

守门女　谨遵万岁爷的旨意。（下。）

国王　钵罗婆多耶那！你也去忙你的事吧！

侍从　是。（下。）

丑　你已经把苍蝇赶跑了。现在就在这花园里快乐一下吧。因为露季已过，这里很舒服。

国王　（叹息）朋友呀！“灾难乘隙而入”，这句话真是正确的。你看——

黑暗的云雾刚从我心头洗清，
我回想到对仙人女儿的深情。
爱神却已经装上一只芒果花的箭，
朋友呀！他正准备着向我进攻。

而且——

那一只戒指带回来了我的记忆：
我竟毫无理由把最亲爱的人儿遗弃。
我现在真后悔不迭，我痛哭流涕，
虽然现在正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气。

丑　喂，朋友呀！你站住，等我用手杖把爱神的箭打碎。（举起手杖把芒果花的蓓蕾打下来。）

国王　（微笑）好啦！一个婆罗门的本领我看到了。朋友呀！我到什么地方能看到有点象我爱人的那种蔓藤呢？

丑　万岁爷不是告诉过那个聪明的能绘画的宫女摩达毗尼吗？你说：“我要在那一座摩达毗蔓藤的小房子里消磨这一天。把我亲手画在画板上的那一张沙恭达罗的像搬到那里去！”

国王　我正想这样来散一下心呢。那么你就把那座有摩达毗蔓藤的房子指给我吧！

丑　这边走，这边走，万岁爷！（在台上绕圈子。弥室罗计尸跟在后面。）

丑　那座有大理石凳子的摩达毘蔓藤的凉亭似乎是用寂静、用无声的语言来欢迎你。让我俩进去坐一会吧！（二人同进。）

弥室罗计尸　我要隐藏在蔓藤后面看一下我亲爱朋友的像。然后我就把她丈夫的很真挚的爱情告诉她。（站在那里。）

国王　（叹息）朋友呀！我现在把一切全回忆起来了。我要告诉你我第一次看到沙恭达罗的情形。我拒绝她的时候，你阁下不在场。但是当初我已经对你提到了她的名字。难道你也跟我一样把这件事情忘光了吗？

弥室罗计尸　帝王们真正一瞬间也不应离开他那些心上的人。

丑　喂！我并没有忘记呀。你把一切都告诉我以后，不是最后又说，这只是乱想出来的一个笑话，并没有这回事吗？我这个笨脑袋瓜竟信以为真。还不如说，命运真是伟大。

弥室罗计尸　正是这样。

国王　（想了一会）朋友呀！请你救我一救吧！

丑　喂，朋友呀！你又出了什么岔头了？好人永远不会给忧愁纠缠住。山在狂风里也不会动摇。

国王　朋友呀！我一想到你的女朋友会因被拒绝而苦恼时，我就感到不安。因为她——

遭了我的拒绝，决心跟自己人一块儿走。
“站住！”师傅的徒弟象师傅一般向她怒吼。
眼里满是泪，目光模糊地看我这冷酷的人，
这真真象是毒箭射上我的心头。

弥室罗计尸　哎呀，他作了那一件对不起人的事现在是这样难

过呀！

丑　喂！我疑心她是给天上的神仙领去了。

国王　朋友呀！此外谁还能碰一下这样贞洁的女人呢？我从她的女友那里听说：她是弥诺迦生的。我心里怀疑，弥诺迦的女友或者她自己把她领走了。

弥室罗计尸　他的糊涂令人吃惊，他神志清明反而并不令人吃惊。

丑　喂！假如万岁爷能这样耐着性儿等，你总有一天会同那位小姐会面的。

国王　为什么呢？

丑　啊！因为她的母亲或父亲决不忍让自己的女儿长久和丈夫别离。

国王　朋友呀！

是做梦呢？是幻象？是心思混乱？
也或者是积善的功果已经耗完？
这件事情已经是一去不复返，
我的希望从悬崖上抛入了深渊。

丑　喂！不要这样说！戒指就象征着，你们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会面。

国王　（看着戒指）这个戒指从那个不容易到的地方滑落下来，真值得惋惜呀！

戒指呀！你的善行和我的一样，同功果比较
　起来是多么渺小。
你在那指甲鲜红的指头上占了一个地位，终
　于又滑落掉。

弥室罗计尸　假如它落在别人手里的话，那就真值得惋惜了。

朋友呀！你住在远处。我因听了这谈话而得到的幸福只有我一个人享受了。

丑　喂！这个刻着名字的戒指怎样会到那位小姐手指上去了呢？

弥室罗计尸　我也正由于好奇而想问一下呢。

国王　朋友呀！你听着。当我从净修林里起身回城来的时候，我的爱人含着眼泪说："多久以后夫君才会再想起我来？"

丑　于是——

国王　我给她戴上这个戒指，回答说——

丑　说什么呢？

国王

你每天就看着这个戒指来数，
一天数一个组成我的名字的字母。
在你数到最后一个字母之前，爱人呀！
我后宫的内侍就会来迎接你上路。

后来由于我一时糊涂，就发生了这件残忍的事情。

弥室罗计尸　等待是愉快的，但由于命运的播弄他没能践约。

丑　但是这个戒指怎么象钓鱼钩一样跑到鱼肚子里去了呢？

国王　你的女朋友在舍质圣池向水祈祷的时候掉下去的。

丑　对了。

弥室罗计尸　因此这位惟恐作错了事的王仙才怀疑是否曾跟净修女沙恭达罗结过婚。不然的话，象这样的爱情还需要什么证物呢？

国王　我要责备这个戒指。

丑　（笑）我也要责备这条手杖："我身体直直的，你怎么竟这样弯呢？"

国王　（作没有听见状）

　　你怎敢离开美人的纤纤玉手，

　　私自就向水里逃走?

但是——

　　无知的东西不知道好坏。

　　我为什么把我爱人拒在门外?

弥室罗计尸　我想说的话他先说出来了。

丑　喂！我简直要饿死了。

国王　（没理他）爱人呀！这个人毫无理由地遗弃了你，他心里悔恨得象火烧一般，你什么时候再可怜他一下让他看你一眼呢?

侍女　（手里拿着画板上）主子呀！这是夫人的画像。（把画板拿给他看。）

国王　（看）哎呀，这张画真漂亮呀！因为——

　　一对长长的美目，一双弯弯的秀眉。

　　微笑绽开樱唇，皓齿发出月光的清辉。

　　她的樱口象迦哩干图花一样红艳娇美。

　　她在画上仿佛就要说话，焕发着柔情脉脉。

丑　（看）喂！好漂亮的画呀！我的目光仿佛是随了画的凹处和凸处而移动。此外，我在怀疑她是否真正在眼前，我真渴望同她说话呀。

弥室罗计尸　哎呀！王仙绘画的本领真高明呀！我认为，我的爱友就站在我眼前。

国王　伙计呀！

　　画上有毛病是画得不好。

　　她的美丽毕竟保留了不少。

弥室罗计尸　这和他的悔恨和热爱是相称的。

国王　（叹息）

以前她亲自来，我同她绝断。

现在却向她的画像礼拜赞叹。

正如走过了一泓解渴的河水，

却向沙漠的蜃楼中寻求清泉。

丑　我看到画里有三个美人。她们都漂亮。哪一个是沙恭达罗小姐呢？

弥室罗计尸　这个可怜的家伙竟然不知道我的女朋友的美丽。他老眼昏花没有看到。

国王　那么你认为哪一个是呢？

丑　（仔细看）我猜，那个倚着阿输迦树的枝条的是她；这树刚才浇过水，显得柔润可爱；她的发结松了，上面的花滑了下来；她脸上有些汗珠；她那两条胳臂奇怪地弯曲起来；她的衣服松开了，沙恭达罗小姐似乎有点疲倦了。其余的是她的女友。

国王　阁下是很聪明的。这里就是我的爱情的标志——

我的汗手印上的污点在这边上还可以看见，

从我腮上滴下来的泪珠把画的颜色冲淡。

折杜哩迦！这风景我们只画了一半。你去把画笔拿来！

侍女　摩陀弊耶先生！在我离开的时候，请你拿一下这画！

国王　我自己拿吧。（拿画。）

〔侍女下。

丑　还要画什么呢？

弥室罗计尸　我猜想，女友喜欢的那些地方，他都要画上。

国王　朋友呀！你请听——

摩哩尼河应该画上，沙滩上落下了一双芦雁。
在它的岸上有伏着犛牛的喜马拉雅山的圣
山。
在枝上挂着树皮制成的衣服的树底下，
有一只母鹿，在黑公鹿的角上擦它的左眼。

丑　（独白）正如他说的，我猜想，他会在画的空白处添上一些长胡子的苦行人。

国王　沙恭达罗还应该有别的衣饰，我忘记画上了。

丑　什么呢？

弥室罗计尸　大概是一个林中女孩子应该穿的那一些。

国王

花茎系在她的耳朵上，花蕊垂过香腮。
朋友呀！这样的尸利沙花也还没画上。
象秋月的清光一般柔软的荷花须环子
也还没有能够挂上了她的胸膛。

丑　为什么小姐用美丽得象红色的迦哩干图花一般的手指头尖遮住面孔，身上仿佛在发抖呢？噢，原来是这个龟孙子的偷花蜜的贼，可恶的蜜蜂，想从她的象莲花一般的嘴里吮吸蜜汁。

国王　把这个可恶的东西赶走！

丑　你有权惩罚混账东西。

国王　好啦。喂，雄蜂呀！你为什么不辞劳苦地飞来飞去呢？
那一只含情脉脉的雌蜂虽然渴了仍然落在花
朵上，
她在等着你，否则她就会孤零零地去吮吸蜜
浆。

弥室罗计尸　国王在客客气气地把雄蜂赶走。

丑　这种动物，哪怕你赶它，它也会顽抗。

国王　（怒）喂，你竟不听我的命令！你现在且听着——

我爱人的樱唇象未伤的花朵一般鲜艳。
我曾温柔地吮吸过，享受了爱的狂欢。
如果你，蜜蜂呀，竟敢把它来触动，
我就要在荷花的空隙里把你来禁关。

丑　啊！这样严厉的惩罚，它怎会不害怕呢？（笑，独白）他兴奋起来了，我陪着他也兴奋起来了。

国王　你为什么站到一边去了？

弥室罗计尸　这个人虽然坚强，爱情也把他改变了。

丑　（高声）喂，这是一幅画呀！

国王　为什么是画？

弥室罗计尸　连我也是现在才想起这是一幅画来。他怎么能够知道呢？

国王　你怎么能够作这样的恶作剧呢？

你却又把我的爱人转变成了一幅画，
她仿佛就在我眼前，我全神贯注地回想到她。

（洒眼泪。）

弥室罗计尸　哎呀！命运真是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国王　朋友呀！

我清醒了，连同她梦里相会的希望也落了空，
我眼里充满了泪，连在画上也看她不清。

弥室罗计尸　朋友呀！你遗弃了爱友沙恭达罗，你现在在她朋友面前用你的痛苦把罪完全赎清了。

侍女　（上）陛下呀！当我拿了盛画笔的盒子向前走的时候——

国王　出了什么事情？

侍女　你的皇后婆苏摩提，有频伽里迦陪着她，强暴地抓住我，说：“我要自己把这个带给陛下。”

丑　她怎么又把你放了？

侍女　当皇后的侍女从挂住她衣襟的蔓藤枝上向下解衣服的时候，我溜走了。

幕后　走呀，走呀，皇后！

丑　（听）哎呀！后宫的母老虎想把这聪明的女孩子象一只母鹿似地吞下去。

国王　伙计呀！我把皇后纵容坏了。把这幅画藏好！

丑　你自己也要藏好，你为什么不说呢？（拿了画，站起来）如果万岁爷从后宫的网罗中解脱出来的话，请到云翳宫里去喊我。我就把它藏在那里，交给斑鸠看守，另外任何人也看不见。（迅速下。）

弥室罗计尸　哎呀！虽然他已锺情于另一个人，他仍然尊重他的第一个夫人。他真是忠于情谊。

守门人　（手里拿着信上）愿我皇万岁万万岁！

国王　毕咀罗伐提呀！你没有看到皇后婆苏摩提吗？

守门人　陛下，我看到了。她看到我手里拿着信，她就回去了。

国王　皇后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她不打搅我的工作。

守门人　陛下呀！大臣报告：“由于事情太多，我只研究了一件市民的事情。带来请陛下看一看。”

国王　把信给我看！

〔守门人递信。

国王　（念）“匍匐在我王脚下报告：叫做檀那弗栗提的航海商人沉船遇难了。他没有孩子，他有好多亿财产。现在这些都

成了皇家的财产了。听了以后，请陛下处理。”

国王　（垂头丧气）没有孩子真悲惨。毕呾罗伐提呀！他有钱，他应该有好多老婆的。要调查一下，是否有哪一个不幸的女人是他的老婆。

守门人　听说，他的老婆，一个娑计陀迦城的同行公会的首领的女儿，刚举行过成男礼[1]。

国王　这个还在胎中的孩子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你去告诉大臣。

守门人　遵命。（要走。）

国王　回来！

守门人　（转回来）我在这里。

国王　有没有后嗣，有什么关系呢？

要公开宣告：不管人民死掉了什么样亲爱的
　　卷属，
除了坏人以外，豆扇陀都会把他们的位子来
　　填补。

守门人　一定会宣告的。（退，又上）陛下呀！人民欢迎陛下的诏令，就象欢迎及时的甘霖一样。

国王　（长叹息）唉！就这样，在正支的人死去的时候，由于绝嗣而成为无主的财产要归别人。我死了以后补卢族的财产也会变成这样子。

守门人　这种不幸会转变的。

国王　可怜我这个看不起财产的人啊！

弥室罗计尸　毫无疑问，他想到我亲爱的女友而自骂自责。

① 梵文 Pumsavana。妇人怀胎三月，祈祷胎儿成为男孩子，故名成男礼。

国王

我虽然已经把自己在她身体内种植，[1]
我却遗弃了她，她是我们家的柱石。
正象及时地在土内播下种子，
它一定能够结成巨大的果实。

弥室罗计尸　她是遗弃不掉的，现在她又会是你的人了。

侍女　（偷偷地）小姐呀！大臣送了这封信来，更使万岁爷加倍烦恼。你到云翳宫去把摩陀弊耶先生找来，他能排除烦恼。

守门人　你说得很对。（下。）

国王　哎呀！豆扇陀的祖先处境危险了——

唉！从今以后，在我的家里，
谁还遵照经典把祭物来供奉?
很可能我的祖先只有水可喝，
这水就是我因无子而流的眼泪汇成。

弥室罗计尸　虽然有灯在眼前，但是因为有幕遮住，王仙仍然感觉到黑暗。

侍女　万岁呀！不要再难过了。一个老王，如果他其他的皇后们可以生下英武的儿子，也可偿还他对祖先的负债了。（独白）万岁爷不理会我的话。也许有什么灵药医治了他的烦恼。

国王　（作悲痛状）无论如何——

一向清白相传的补卢家族因我无子不能继
　续，
正如萨罗萨伐底河流入不光荣的地区。（陷

① 意思是：使她怀了孕。

入昏迷。)

侍女　(惊惶)万岁爷醒来呀，醒来呀!

弥室罗计尸　现在我怎样能使他快乐呢?我从沙恭达罗的母亲那个天女嘴里听说，那些希望能分享祭祀的神们不久就让沙恭达罗成为国王的合法的妻子了。我不应该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我要用这件事情去安慰沙恭达罗了。(升入空中，下。)

幕后　喂!不能杀婆罗门呀，不能杀婆罗门呀!

国王　(知觉恢复，听)哎呀，这是摩陀弊耶的可怜的声音呀。

侍女　万岁爷!是不是苦行者摩陀弊耶手里拿着画给频伽里迦和她的朋友们捉到了呢?

国王　折杜哩迦!你去!传我的话去责备纵容宫女的皇后!

侍女　遵万岁爷的旨意!(下。)

幕后　喂!不能杀婆罗门呀!不能杀婆罗门呀!

国王　真的，这个婆罗门由于恐惧连声音都变了。是谁在那儿呀?喂!

侍从　(上)请万岁爷下旨!

国王　你去问一下，小婆罗门摩陀弊耶为什么这样喊叫?

侍从　我就去看。(仓卒下，又上。)

国王　钵罗婆多耶那!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吗?

侍从　是的。

国王　你为什么发抖呢?因为——

年纪老了，浑身就打战，
正如风吹着菩提树一般?

侍从　大王保护你的朋友吧!

国王　保护他免掉什么呢?

侍从　免掉大灾大难。

国王　哎呀，请你说清楚吧！

侍从　那一座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叫做云翳宫的宫殿——

国王　怎么样？

侍从

从这座宫殿的尖阁，
孔雀也难以飞过。
一个眼睛看不见的怪物，
把你的朋友劫夺。

国王　（赶快站起来）什么！连我的后宫竟然也有怪物来捣乱！

连自己每天的疏忽，
都没有办法数出。
还会有什么能力
知道百姓应走的道路？

幕后　救命呀！救命呀！

国王　（听，作走路蹒跚状）伙计！不要怕！不要怕！

幕后　我怎么不害怕呢？一个什么东西从后面把我捉住，想折断我的脖子，象折断甘蔗一样。

国王　（看了一下）我的弓，我的弓！

一个外国女子　（手执弓上）万岁爷！这里是箭和弓，还有护手！

〔国王接弓箭。

幕后

我想喝你脖子里的鲜血，
杀掉你，象老虎杀一头野兽。
让豆扇陀来保护你吧！
他拿了弓为受难者驱难消忧。

国王　（怒）他怎么竟指出了我的名字来了！好，站住，站住，你这个可恶的魔头！你活不下去了。（作举弓状）钵罗婆多耶那！把到楼梯那里去的路指给我！

侍从　这里来，这里来，万岁爷！

〔全体迅速地向前走。

国王　（向周围看）哎呀！这地方什么人也没有。

幕后　保护我呀！保护我呀！我看到万岁爷，但是你却看不到我。我就象一只给猫捉住的老鼠，没有活的希望了。

国王　喂，你这仗着自己有隐身术而骄傲的家伙呀！难道我的箭看不见你吗？你不要动！不要希望紧挨着我的朋友就可以逃命！——我要上箭了——

这个婆罗门应该保护，你这个东西真该杀，
因为天鹅能够把牛奶取走，而把水留下。①

（上箭。）

〔摩多梨与丑同上。

摩多梨　尊者呀！

因陀罗把恶魔作成了你的箭靶，
你的箭就向他们身上射放。
好人不用可怕的箭射朋友，
而应该用柔和的目光把他打量。

国王　（赶快收回箭）哎呀！摩多梨怎么样？欢迎天帝的御者！

丑　我几乎给这个该杀的畜生杀死。您还欢迎他哩！

摩多梨　（笑）尊者呀！请听一听，因陀罗派我到您这里来干什么。

国王　我洗耳恭听。

① 根据印度传说，虽然水乳交融，天鹅能够从里面把牛奶取走。

摩多梨　有叫做达罗折耶的一族，是迦罗尼弥[1]的孩子，这一族难以战胜。

国王　以前我从那罗陀[2]那里听说过。

摩多梨

你的朋友因陀罗实在难以取胜，
他任命你来冲锋陷阵消灭群凶。
太阳没有力量驱除夜里的黑暗，
月亮却能在这个时候大放光明。

现在就请陛下执弓登上神车驰向胜利吧！

国王　因陀罗给了我很大的光荣。但是您为什么这样虐待摩陀弊耶呢？

摩多梨　这也可以谈一谈。我看到陛下由于什么原因而精神痛苦，我就设了这个法子来激怒陛下。因为——

添上劈柴火燃烧，蛇激怒了把头伸长，
受了剧烈的刺戟，人也就斗志昂扬。

国王　朋友呀！天主的命令是违背不得的。你了解了这情况，你就去把我的话传给大臣比输那：

保护人民要用你精力的全部，
我这张开的弓现在别有用途。

丑　遵万岁爷的旨意！（下。）

摩多梨　请陛下上车吧！（国王上车。）

〔全体下。

——叫做“沙恭达罗的遗弃”的第六幕终

---

① 根据印度神话，迦罗尼弥是一个百头百臂的阿修罗，常与天神战斗。

② 那罗陀是一个大仙，是梵天所创造的十生主之一，通常就称做梵天的儿子。他常常作为天神的使者来至人间。

第　七　幕

〔国王和摩多梨上，坐在车上，走在天空里。

国王　摩多梨！虽然我完成了他的命令，但是因陀罗给我这样大的光荣，我觉得我不配。

摩多梨　陛下呀！你要知道，你们俩都认为欠对方的债。因为——

陛下给因陀罗作了事，却只认为是对他的敬意。
他对你的待遇，他也认为比不了你的英雄事迹。

国王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在临别时，他加给我的恩宠实在超过了我的希望，因为他在众神面前让我坐在他的宝座的旁边——

他微笑着看他的儿子折衍陀。
儿子站在旁边，心里怀着期望。
他把一个曼陀罗花环套上我的脖子，
这花环曾摩擦过他那为栴檀木染黄的胸膛。

摩多梨　天帝什么样的恩宠陛下不配领受呢？你请看——

至乐无极的因陀罗的天堂，
两次从檀那婆[①]的威胁中解放。

① 恶魔的名称。

这次是由于你的平节箭，
以前是由于雄狮的巨掌[①]。

国王　这实在是由于因陀罗的力量。你请看——
如果奴仆们立了大功，
你要知道，这是由于主人出众的才能。
阿噜诺[②]如何能够驱除夜的暗影，
假使千光的太阳不把他带在车中[③]？

摩多梨　你的情形就是这样。(慢慢地走）陛下呀！你要看到，你的声名已经达到天庭。
用天女化妆的颜色，
又用劫贝树的树叶，
神们正咏成能歌的诗句，
把你的英勇事迹来写。

国王　摩多梨！昨天我上来的时候，因为急于要同阿修罗战斗，这个地方我竟没有看到。我们现在走的是风走的哪一条路？[④]

摩多梨
驱除尘雾的补罗婆诃风在这条路上飞行。[⑤]
毘湿奴用他的第二步来把妖氛扫净。[⑥]
它负荷着流经天空里的恒河，[⑦]

---

① 指的是毘湿奴，半人半狮是他的化身之一。
② 朝霞。
③ 根据印度神话，太阳神坐在车上，七匹绿色的马拉着这辆车子，他前面坐着御者，一个没有腿的青年，名字叫做阿噜诺，就是朝霞的化身。
④ 印度神话把天空分为七道（mārga 或 Patha），每一条道都有一种特别的风吹过。
⑤ 七道的第二道是太阳走的道，这一道的风叫做补罗婆诃。

它使星辰运转，日轮分给它光明。

国王　我的内心，连同外在的感官感到很舒服。（看车轮子）我猜，我们已经下降到云路上来了吧。

摩多梨　陛下呀！你为什么这样猜想呢？

国王

舍陀迦鸟从山窟窿里往外飞。
马身上闪耀着闪电的光辉。
你的车轮子上布满了雾气。
周围汹涌着带雨的云堆。

摩多梨　正是这样。在一刹那，你就会到了你治理的国度了。

国王　（向下看）摩多梨！由于下降得很快，看起来令人吃惊的人世已经展在眼前了。因为——

大地仿佛飞下了高耸的峰巅。
看到了树干，树不再是模糊一团。
原来河面窄看不到河水，现在是一条大河。
看哪！仿佛有什么人把大地掷向我的眼前。

摩多梨　陛下呀！你看得很清楚。（充满了敬意地向下看）啊呀！大地真美呀！

国王　摩多梨！那边那座大山浸浴在东海和西海里，喷出了一股象暮云一般的金流，那是什么山呀？

摩多梨　陛下呀！这正是叫做金顶山的那一座山，是矮魔住的

---

⑥ 有一个阿修罗叫做婆梨，由于他的精勤，获得了天、地和地狱三界的统治权。昆湿奴想把他赶走，就变为一个侏儒，来到婆梨面前，向他乞求三步能跨的地方。他答应了他。昆湿奴于是立刻就变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第一步就把婆梨赶出了地球，第二步把他赶出了天空，只把地狱留给他。

⑦ 根据印度神话，恒河发源于昆湿奴的脚指头上，然后流过天空，降到地上。

山，是苦行者的至高无上的幸福乐园。你请看——

梵天的儿子摩哩质生了神与魔之父的生主，
生主就带了他的老婆在这里修道受苦。[①]

国王 （虔敬地）这个获得幸福的机会不能错过。我想去向尊者右旋致敬。

摩多梨 陛下呀！这是极好的想法。（作使车下降状）我们就要下降了。

国王 （吃惊）摩多梨呀！

车轮子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我们眼前也没有尘土飞扬。
因为它根本没有触到地面，
我们感觉不到它已经下降。

摩多梨 这正是因陀罗的车子同你的车子不同的地方。

国王 摩哩遮[②]的隐居处在什么地方呢？

摩多梨 （用手指）请看——

他的身子一半埋在蚁垤里，蛇皮代替了梵绳。
脖子上围了一个干蔓藤须作成的项圈。
头发盘成了辫子，垂到肩上，里面填满了鸟
　　窠。
那个仙人站在那里，望着太阳，一动也不动
　　象一段树干。[③]

---

① 摩哩质的儿子名字叫迦叶，就是下面出台的摩哩遮。据印度神话，他是神、魔、人类、鱼类、爬虫类和所有的动物的父亲，因此，他又算是生主之一。他的老婆是阿底提。天帝因陀罗是他们的儿子。

② 因为是摩哩质的儿子，故名摩哩遮。

③ 这一首诗描写苦行者站在那里苦修的情况。他一动也不动，所以蚁垤竟埋了他的半身，鸟竟在他头上做起窠来。

国王　（看）我向苦行者致敬！

摩多梨　（收住缰绳）我们俩已经走进了生主修真养性的地方，这里有阿底提培植的曼陀罗树。

国王　哎呀！这幸福的地方比天堂还要好。我仿佛是浸浴在甘露的池塘里。

摩多梨　（停车）陛下请下车吧！

国王　（作下车状）你现在怎样呢？

摩多梨　这车子会停在这里不动的。我们都可以下去。（下车）陛下呀！请到这边看仙人们的苦行林吧！

国王　我两者都看到了，我真吃惊。

仙人们在劫波树的林子里餐风吸露，
在金荷花粉染黄了的池子里竭诚洗沐，
在镶嵌宝石的大理石上打坐，在天女眼前禁欲，
别的仙人想望的地方，他们就为苦行而居住。

摩多梨　大人物的愿望真是更提高了。（在台上来回地走，向旁边说）苾力陀舍迦梨耶！尊者摩哩遮作什么了？（听）你说什么？“达刹衍尼[1]问他，老婆对丈夫有什么义务，他现在正在对她说明呢。”我们要等他腾出空来。（看国王）陛下请到无忧树荫里去坐一会吧！同时我就去通知因陀罗的父亲[2]，说是你来了。

国王　遵命！

〔摩多梨下。

国王　（表示有了预兆）

① 阿底提的另一个名字。
② 指的是摩哩遮。

我已经绝望了，胳臂呀！你为什么又这样跳?

幸福已转变成了灾难，我以前曾把幸福嘲笑。

幕后　不要这样粗暴！无论什么地方，你都表示出自己的本性。

国王　（听）决不允许这样横暴无礼。谁这样挨骂呀？（随了声音看，吃惊）哎呀！这是一个小孩子，两个女苦行者看管着他，一点没有小孩子的样子——

他用手打一个小狮子，把它拉向自己的身边，

小狮子正在吃着奶，在母狮怀里把鬣毛弄乱。

〔小孩子和二苦行女上，正如刚才描写的。

孩子　张开嘴！喂，小狮子！张开嘴！我要数你的牙。

第一女　你这个淘气孩子！你为什么逗这些野兽呢，我们把它们看成自己的孩子？你仿佛是在生气。仙人们给你起了个名字，叫做征服一切者，是完全正确的。

国王　为什么我的心爱这个小孩子，就象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呢?（沉思）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孩子，我才这样喜欢他。

第二女　这个母狮子会把你撕碎，如果你不放开她的小狮子的话。

孩子　（微笑）哎呀！我真害怕她了。

国王　（吃惊）

这个小孩子依我看就是勇气的根源，

象是柴堆里的烈火，发出闪闪的光焰。

第一女　孩子呀！把这野兽的太子放了吧！我要给你一件玩意儿。

孩子　在什么地方？给我吧！

国王　（看他的手）这手上竟有轮王相。因为——

他伸出手来，要一件心爱的东西，

指头间联系着一幅薄薄的肉网，
就象一朵花瓣几乎联在一起的莲花，
明艳的朝霞催促着它开放。[①]

第二女　苏昆罗多！空口说白话不能使他满意。你去到我的草棚里去，那里有一个给仙人的儿子曼迦诺迦玩的用土作成的涂了颜色的孔雀，请把它拿来！

第一女　是。（下。）

孩子　我现在先同小狮子玩一玩吧。

苦行女　（看，笑）放了它吧！

国王　我非常喜欢这个难以管教的孩子。（叹息）

无缘无故地笑起来，露出了娇小的牙齿，
含混不清的句子嘴里面说了又说，
钻在怀里，蹬脏了自己的衣服。
带着这样孩子的父母是多么快乐！

苦行女　（竖起指头来威胁）喂！你真不理我呀？（向旁边看）仙人的孩子们有谁在这里吗？（看到国王）先生！请你过来，把那个小狮子从这个抓住死不放手的孩子的手里解救出来吧！

国王　好吧。（走近，微笑）喂，大仙的小孩子呀！

你爸爸在净修林里居住。
他的乐趣就是保护牲畜。
你却违反了净修林的规矩，
正象黑色小蛇伤害栴檀木。

苦行女　先生呀！这不是仙人的孩子。

---

① 根据印度传说，大人物（mahāpuruṣa）有三十二相，其中第二十七相是手足缦网相（jālāvanaddha-hasta-pada），就是指的这个。

国王　从他的举动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的举动与他的外貌是相适应的。根据他所住的地方，我就猜错了。

〔他按照她的愿望把小孩和小狮子分开，他抚摩小孩，感到愉快。独白。

我只抚摩了一下别人的孩子，
我的四肢竟然感到这样的愉快。
那一个养育这孩子的幸运的人，
不知什么样的幸福充满了他的胸怀！

苦行女　（看他们俩）真奇怪，真奇怪！

国王　女士！什么奇怪呀？

苦行女　小孩虽然同你全没有关系，但是你们长得样子却相似，这很使我吃惊。我也吃惊，他并不认识你，但是他那样顽皮，你却能使他改过来。

国王　（抚爱小孩子）如果他不是苦行者的孩子，他姓什么呢？

苦行女　他姓补卢。

国王　（独白）他怎么同我是一家呢？这真可能吗？（高声）这就是补卢后裔家传的办法——

为了保护世界，他们先住在粉刷洁白的宫中，
然后他们就隐居到林子里去，在树下修行。

但是这个圣地并不是凡人们可以随便进来的。

苦行女　正如先生所说的。这个小孩子的母亲因为同天女有关系，所以才来到天师的这座苦行林里。

国王　（独白）好吧！我又有了希望了。（高声）她是哪一位王仙的夫人呢？

苦行女　他遗弃了自己的合法的夫人，谁愿意提到他的名字呢？

国王　（独白）怎么她这说法竟指的是我呢？现在让我问一下这

个孩子的母亲的名字。（沉思）但是管别人的老婆的事是不道德的。

第一女　（手里拿着土孔雀上）萨哩伐达摩诺[1]！你看这鸟多好看呀！

孩子　（看了一眼）我妈妈在哪里呀！[2]（二人笑。）

第一女　他很爱他妈妈，相似的声音竟把他骗了。

第二女　她只告诉你，要你看一看，孔雀多漂亮呀。

国王　（独白）他妈妈怎么会叫沙恭达罗呢？也许是名字相同。但愿这个机会不要象海市蜃楼一样让我失望。

孩子　阿姨！这个能活动的孔雀，我很喜欢。（拿这玩具。）

第一女　（困惑地向周围看）哎呀！他手腕上的护身神草怎么不见了！

国王　女士！不要慌！他同小狮子玩的时候丢掉了。（想去拾。）

二女　不要动，不要动！（看）怎么他竟拿起来了！

〔二人惊惶地把手放在胸膛上，互相看。

国王　你们为什么禁止我去拿呢？

第一女　先生请听！这个名叫“不可克服者”的神草有大威力，是在举行小孩子出胎礼时，尊者摩哩遮给他的。如果掉在地上，除了他父母和他自己以外，谁也不能拾。

国王　别人拾了又怎样呢？

第一女　那它就会变成蛇，咬他。

① 意思是“征服一切者”。

② 这里是一个文字游戏。原文是 śakuntalāvaṇyam，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字是 śakunta，意思是“鸟”，一个字是 lāvaṇya，意思是“好看”。连起来念的时候，就会念成 śakuntalā——，这就是“沙恭达罗”，是孩子母亲的名字。

国王　两位女士在别的时候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吗？

二人　不止一次。

国王　（兴奋）那么我现在为什么不能对已满足了的希望而欢喜呢？（拥抱小孩子。）

第二女　苏昆罗多！来！我们俩到沙恭达罗那里去，告诉她这消息，她真给那些戒规折磨够了。（下。）

孩子　松开我！我要去找我的妈妈。

国王　儿子呀！你同我一块去使你妈妈高兴一下吧！

孩子　豆扇陀才是我的爸爸呢，你不是。

国王　（微笑）你反驳我也让我高兴。

〔沙恭达罗上，梳着一条辫子。

沙恭达罗　（迟疑）我听说萨哩伐达摩诺的神草甚至在应该变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我对我的命运失掉了信心；也可能是弥室罗计尸对我说的预言现在实现了。（来回地走。）

国王　（看到沙恭达罗，又喜又忧）哎呀！那是沙恭达罗——

她穿着深灰色的衣服，头上一条辫子，由于忏
悔，脸上神采黯淡。
她的举动纯贞，我却是无情无义，使得她守着
长期离别的誓愿。

沙恭达罗　（看到因痛苦而失色的国王，迟疑）这不是我的丈夫吗？不然谁敢用手来侵犯我的带了护身灵符的孩子呢？

孩子　（走向母亲）妈妈呀！这里一个生人叫我“儿子”。

国王　亲爱的！我待你太粗暴了。但是粗暴已经转变成柔情。我希望你能够体谅我。

沙恭达罗　（独白）我的心哪，你要安静，你要安静呀！我现在苦

尽甘来，转了运了。这真是我的丈夫。

国王

好哇，亲爱的！我的记忆恢复，你又站在眼前。

月蚀以后，卢醯尼又同月亮在一起团圆[①]。

沙恭达罗　万岁（胜利），万岁（胜利）！（说了一半，声音为眼泪所阻，说不下去。）

国王　亲爱的！

虽然“胜利”这个字为眼泪所阻没有说全，我却已经得到了胜利；

因为你那淡红的樱唇，你那没加修饰的玉容，我又看在眼里。

孩子　妈妈，这是谁呀？

沙恭达罗　孩子呀！你去问一问命运吧！（哭。）

国王

亲爱的！我遗弃过你，请你把不愉快的感觉从心头清扫！

我当时反正是有那么一点糊涂油迷了心窍。

因为一时迷糊了的人遇到喜事就往往这样，

一个盲人会怀疑投到他头上的花环是毒蛇而把它掷掉。

〔他跪到沙恭达罗的脚下。

沙恭达罗　请你站起来，站起来！一定是我前生作了什么恶事

① 月亮运转一周要用二十七天。印度人就把天空分为二十七个星座，月亮每天经过一个星座。中国管月亮叫做“太阴”，但是在印度，月亮却是男性。印度人于是就把二十七星座幻想成月亮的二十七个老婆。在这二十七个老婆中，据说月亮最爱的就是第四个，名字叫卢醯尼。

应该受苦，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才遭到苦难，我的丈夫虽然性格温柔，当时竟也变得毫无情义。

〔国王站起来。

沙恭达罗　陛下怎么样又忽然想起了我这薄命的人来？

国王　把心里这一股别扭劲去掉，再告诉你。

亲爱的！我以前心里糊涂，落魄失神，
没看到一滴泪珠滴上你的樱唇。
现在它又沾着你的微弯的睫毛，
先擦掉它，我才能去掉悔恨之心。

〔他这样作。

沙恭达罗　（擦泪时看到他的戒指）郎君呀！这是不是那个戒指？

国王　是的。奇迹般地找到了戒指，我的记忆才恢复了。

沙恭达罗　的确是它的力量，郎君对于我才恢复了那难得的信任。

国王　那么就让蔓藤再与它的花朵结合吧，它愿意同春天在一起。

沙恭达罗　我不相信它了。郎君你戴上吧。

摩多梨　（上）真幸运哪！陛下高兴地同你的合法的夫人重逢，又看到小儿子的面孔。

国王　只是由于朋友的力量，我才能够偿了我的宿愿。摩多梨！这件事情因陀罗知道不知道呢？

摩多梨　（微笑）天神们什么不知道呢？你过来！尊者摩哩遮想见你一见。

国王　亲爱的！领着我们的儿子！我同你一块去看一看尊者吧。

沙恭达罗　你陪着我去见师傅，真有点害羞。

国王　在碰到这样喜事的时候，常礼是要遵守的。来吧！（来回地走。）

〔摩哩遮上，同阿底提坐在一起。

摩哩遮　（看国王）达刹衍尼！

这个人替你的儿子打了头阵，
他名叫豆扇陀，是地球的主人。
有了他的弓，因陀罗的金刚杵
就失去作用，只算是一件装饰品。

阿底提　从他的外表上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威猛无敌的。

摩多梨　地球之主呀！诸神的父母正用慈爱的眼光看着你哩，过来吧！

国王　摩多梨！

仙人是否把他们称做有十二种形象的阳光的
　源泉？
他们是否诞生了三界的主人，祭品分享者的
　神仙？
超过梵天的毘湿奴是否就选择他们那里作为
　降生之地？
他们是否是达刹和摩哩质的儿女，上面隔一
　代就是梵天？

摩多梨　是的。

国王　（下跪）因陀罗的仆人豆扇陀向你们俩致敬。

摩哩遮　孩子呀！愿你长久保护世界！

阿底提　儿子呀！愿你无敌！（沙恭达罗带了儿子跪在脚下。）

摩哩遮　女儿呀！

你的丈夫就象因陀罗，你的儿子就象阇衍陀。

说别的祝福都配不上你，愿你象补路弥①一样快乐。

阿底提　孩子呀！要敬重丈夫！希望这一个孩子长久成为你们俩的光荣！过来坐下吧！（都坐下。）

摩哩遮　（一个个叫过）

好哇！忠贞的沙恭达罗，尊贵的后嗣，还有陛下你自己，

信仰，财富，行动：这三件东西在这里联合在一起。

国王　尊者呀！我先满足了我的宿愿，然后又看到你，你的恩惠真是前所未闻的。尊者请看——

先开花，后结果，

云先布，雨后落。

因果的规律原来就是这样，

我的幸福却先你的恩惠而降。

摩多梨　陛下呀！万物之父就是这样加恩于人们的。

国王　尊者呀！你的这个侍女是用乾闼婆的方式同我结的婚。过了不久，她的亲属就把她送到我那里去。因为我的记忆力坏了，我拒绝收留。因此我就作了一件对不起你的同宗尊者干婆的事情。以后，我看到这个戒指，我才想起来，我们以前结过婚。这我觉得简直象奇迹似的。

正如一只大象，明明看在眼里，

看到它走动，我却还在怀疑。

① 补路弥是因陀罗最宠爱的老婆，阇衍陀的母亲。

等到看见它的蹄子，才承认它是象，
我心里的变化也就是这样。

摩哩遮　孩子呀！不要再责备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因为你失去了意识才这样的。你请听——

国王　我敬听。

摩哩遮　降落到仙女庙之后，弥那迦就带了因遭受遗弃而痛苦的沙恭达罗，到达刹衍尼那里去。由于禅定的力量，我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因为达罗婆娑赌过咒，所以你就把合法的忠诚的夫人给忘记了，等你看到这个戒指，诅咒的力量才消失。

国王　（叹息，独白）这样就没有人再责备我了。

沙恭达罗　（独白）好哇！我的丈夫不是有意遗弃我。他没有真忘记我。那个诅咒我大概因为心里想到别的事情没有听到，我的朋友却听到了，她们爱护我，只说："你要把戒指给你的丈夫看！"

摩哩遮　孩子呀！你现在已经知道真相了。作为妻子不能再生气了。你看——

你由于诅咒而被遗弃，你丈夫因记忆失灵而
　态度傲慢。
现在呢，你的地位又被恢复，他的心头已经
　扫除了黑暗。
正如镜面弄脏了的镜子上照不出影子来，
镜面干净的镜子，影子很容易照在上面。

国王　正如尊者说的。

摩哩遮　孩子呀！你看到沙恭达罗给你生的这个儿子，心里高兴吗？他的那一些出胎礼等等仪式都是我遵照规矩举

行的。

国王　尊者呀！他是我家里的支柱。

摩哩遮　你要知道，由于他的英勇的天性，他会成为一个转轮圣王。请看——

不久，他这个所向无敌的勇士就会坐在毫不摇动的车上，
去征服包括了七个大洲的世界，跨过海洋。
在这里，因为他能驯服野兽，就被称做萨哩伐达摩诺，
以后，由于他是世界的栋梁，还会得到一个徽号：婆罗多。

国王　他是在尊者的教育下长起来的，我相信，他一切都会做到。

阿底提　现在也让所有的希望都得到满足的女儿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干婆。弥那迦在这里侍候我，她就在跟前。

沙恭达罗　（独白）女尊者把我的心愿都说出来了。

摩哩遮　由于苦行的神力，这一切干婆都会知道的。（沉思）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他的女儿带了儿子已经同她的丈夫团圆了。喂，谁在这里呀？

徒弟　（上）尊者！我在这里。

摩哩遮　伽罗婆！你带了我的话，驾着云，把可喜的消息告诉干婆先生，就说：沙恭达罗已经得了儿子，逃出了达罗婆娑的诅咒，恢复了记忆的豆扇陀把她带走了。

徒弟　遵命！（下。）

摩哩遮　（对国王）孩子呀！你也带了老婆、孩子，同你的伙计一同登上因陀罗的车回你的首都去吧。

国王　遵命！

摩哩遮　因为现在——

愿因陀罗给你人民充足的雨量！
你也要多多祭祀，使得他满意。
在无量万千年中，你们俩互相帮助，
天上地下两界的人民都能够互利。

国王　尊者呀！我要尽力去作。

摩哩遮　孩子呀！我还可以加给你什么恩惠呢？

国王　尊者呀！还有能超过这个恩惠的吗？就这样吧！

愿国王为人民的幸福而精勤努力！
愿文学爱好者都崇拜萨罗萨伐底[①]！
愿自存自在的弥遍宇宙的湿婆大神，
把我同再生永远地割断了联系[②]！

〔全体下。

——剧　终

① 萨罗萨伐底是文艺女神。

② 古代印度人相信轮回。每一个动物都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再生。行为好的上生天堂，行为坏的生为畜类。有因必有果，因而就生死流转，轮回不息。古代印度宗教就是教人修行，跳出轮回。

书　号：　10019・491
定　价：　0.48　元

观者 OCR、校对
2010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
05:05:45

观者二校
2010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
23:54:03

观者邮箱：ljctt@263.net
观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eeseasee
观者 QQ：113946397